



重刻翰林校正資治通鑑大全卷之九

南宋紀附金紀

高宗皇帝

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也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遂即位于南京遷都臨安號曰南宋在位三十六年前年十一月帝僅能中興然無撥亂之才惑于奸臣秦檜等和議之誤雖有李綱張浚為之相張韓劉岳為之將不能復尺寸之地稍臣奉貢忘不共戴天之讐而不耻由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

丁未建炎元年

即靖康二年注見前

夏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應天府大赦改元

王即天子應天府

建炎先是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比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會宗澤及朱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請幸之以圖大事王遂決意趨應天府

和州書館藏





王發濟州癸未至應天邦昌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新壇于府門之左是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慟哭遙謝二帝常赦所不原者咸赦之張邦昌及應于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勛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攸叙仍勅刑部不得報赦文于河東河北陝之雍解蓋懼金也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二州名俱屬平陽府

劉永新曰康王前嘗為質于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劫營金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却還之洎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為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宗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典諸王并俘以比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于宇內非獨資之如秦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大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絕矣苗裔憂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晉以強宗為霸主糾合諸侯為周與衛至于戰國而燕韓魏居七雄之三以紀姬姓之祖稱秦虎視東周不敢吞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固其存者也漢懲吳淩楚戎之強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于哀平之際宗室載屬籍者十二萬人莫不據土民之上有王公之勢莽既盜漢而光武兄弟起于南陽此十二萬人者近遠響應故東京之復舊物易于反掌靈獻之未表珠馬璋猶能崛起

荆益以資昭烈之興所謂續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于一京師故宋溫入洛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沉于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得脫其舉宗比遷卒見屠于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性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于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害觀于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害胡明仲諸人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言其大利害見于萬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為其子孫計可以無疑于此矣抑宋統之幸不絕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宋二百年矣仁如慶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豐崇宣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即天之意也欲得天者得于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巳矣

○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遙尊乾龍皇帝為

孝慈淵聖皇帝○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

劉時舉曰前世嘗懼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曹向孟之賢仁宗后曹氏英宗后高氏神宗后向氏哲宗后孟氏獨享母后之福既留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奕興之運此固天意然亦祖宗脩身齊家之效也



以李綱為右丞相

作景靈宮于江寧府○以張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奉國軍今寧波府同安郡今安慶府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遷尊生母昭妃常氏為宣和皇后○遷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耿南仲免○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先是綱再貶寧江州今江州府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即帥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陷至是召拜右相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綱足以泣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撻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法○馮澥免○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時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後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維難政宜含垢繩以

立御營司

修正宣仁太后諤史

王法懼者眾矣綱乃止○立御營司以黃潛善為御營使汪伯彥兼副使是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禹傳以帥府及群道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王行幸總齊軍政○王時雍有罪黃州安置○論靖康主和誤國奉使割地罪安置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穰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等于遠州○加張邦昌太傅○詔脩正宣仁聖烈皇帝事跡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等官蔡卞初欲去元祐之人遂變元祐之法又慮元祐之人復用而至誣以廢立之罪謗及宣仁○劉時舉曰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為盛母后之賢宣仁為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道君太上皇帝至燕山今順天府是○以宋澤知襄陽府○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園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振河



張所  
言五  
利

比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  
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扼持也  
與腕同手掌後郎中也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  
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  
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  
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  
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曰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  
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  
之乃貶所○詔成都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鄧揚州儲資糧備城壘以  
待巡幸○以周望為二聖通問使如河北京師○詔王襄趙野亦邵州  
安置倫勤王勅援罪止水州今永州○金婁臺入解州河中府

溫州今吉州已上四州故本朝因之今屬平陽府○金捷懶入密州今青

石州今屬大原府河中府今平陽府蒲州是也○六月以仲湜嗣漢王

州府渭○金迪虎入單州廣信軍單州今兗州

城縣是○李綱至行在天子以四海為家故

嗣王仲○以黃潛善為門下侍郎行日乘典止日行在

禮比行固辭相位不許已未朔綱入對涕泣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

專以計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帥于外

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脩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

臣自視欲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帝曰朕知卿忠義

智畧又美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

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觀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  
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  
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  
吾政事修土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也



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

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  
 長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  
 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  
 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正典正以法  
**四曰議** 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  
**五曰議** 偽命謂國家更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勝數昔  
**六曰議** 戰謂軍廢士氣法惰宜一新紀  
**七曰議** 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  
**八曰** 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  
**九曰議** 久任謂精康間進退大臣太  
**議本政** 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  
**十曰議** 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  
 責成之以  
 綱目斷曰分註載李綱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何其偉也史稱姚  
 崇宋璟為開元賢相而璟之綱直又過于崇觀夫綱之節操乃知其  
 為宋璟之流非崇所及也况當南度之時顛沛流離幾潤金人之吻  
 又非宋宗平內難之比綱于此時一有忠悃之謀即為姦佞所沮卒  
 致君臣之好不察觀此則知其事又難于璟也久矣

○**班綱議於朝** 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行 ○**治僭逆罪安置張**

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綱以所議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於帝曰  
 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  
 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異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  
 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  
 計愜然正位號慶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  
 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  
 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不誅趙盾  
 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  
 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之眾降光武  
 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  
 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



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又曰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芟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詔貶邦昌安置潭州并安置受偽命臣僚王時雍吳玠莫俦李覲等○贈劉韜為資政殿大學士李若水在外文殿學士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耻不知君臣之義清康之間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劉韜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又贈安國延康殿學士

許浩曰李綱為相而斥張邦昌則逆有所懲矣贈韜若水則忠有所勸矣逆有所懲則人不敢為逆忠有所勸則人皆勉為忠以是而致王夫何難乎李綱再為相而所設施如此使高宗能專任之而中興可立俟也而高宗惑于汪黃不能專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清康間遠甚然而可為

李綱治國規模

者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睦于下庶幾清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賊盜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大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濟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而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太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



李綱  
兩河

無告必且憤怒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  
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  
兩河為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  
方鎮之制使自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  
無比顧之憂最急白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及傅  
亮薦焉

還元  
籍人  
官爵

皇子勇生大赦○還元祐黨籍人官爵○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團結  
軍民互相應援○以汪伯彥為樞密院事○以傅雲為二聖通問使如  
大事記曰嗚呼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雖失真定等四郡  
河東惟夫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  
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讐耻亦可  
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  
保退而航海矣

立沿  
帥府

河東金師先是李綱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但今日之事正當枕戈

嘗膽晉劉琨為侍中太尉少與祖逖為友每梳戈待旦志欲討逆虜曰  
吾恐祖生先我着鞭春秋吳擊越越王勾踐棲于會稽後吳越和  
勾踐反國乃懸膽于坐坐卧即仰瞻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  
飲食必嘗膽曰汝忘會稽之耻耶

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  
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以雲為

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立沿河沿淮沿江帥府○  
置賞功司○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措置戶部財用○呂好問免詔

封為東萊郡侯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常汚偽命不可以立新朝帝曰邦  
人甫退文遣人勸進考其心亦非他人比也好問自慚力乞退罷且言  
邦昌僭號之時臣皆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  
之責冒圖賞書於陛下疏○淵聖皇帝渡白溝登書樞密院事張叔夜

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淵聖皇帝渡白溝登書樞密院事張叔夜  
死之叔夜從淵聖北行在道中不食粟或時飲湯水至白溝河御者曰  
過界河矣叔夜矍然起仰天大呼扼腕而卒白溝在涿州新城縣



南四十里白溝河也宋與金以比為界水經云白溝源出代郡澤水由易州界至拒馬河合流東入海 ○以宋澤為東京

番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澤在襄陽會金人有割地之謀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賸捕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府尹闕李綱言緩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番守知開封府時敵騎嘗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立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

單騎降賊

宗澤上疏請帝還京

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賊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自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者號沒角牛眾三十萬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眾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帝還京俄有詔命澤為樞密使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工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於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耳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文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又沿河鱗次為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皆忠義兵民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入馬咸願聽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屬開封府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金右副元帥翰離不卒翰離不又○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入衛○以張所為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統領賜內府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比京後講置有緒乃渡河河北

君殆非行伍中人

轉運副使張益謙附王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司河北盜賊愈多而民間苦擾不若罷之李綱言張所今晉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而益謙非理沮抑必有使之者帝命益謙下樞密院分析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所招徠豪傑於是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司李綱力爭伯彥語塞招撫司以降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六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冗未固親帥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充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乘枝晉人事文公為大夫將下軍趙衰讓之為卿莫敖楚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造戰車于京東西路李綱奏步兵不足以勝騎騎兵不足以勝車請以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隻輪上載弓弩文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衛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為陣止則聯以為



器夾之兩旁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十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人十  
乘郎布陣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中○括買官民馬勸出財助教○以錢蓋為陝西

經制使○秋七月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為副使○詔諸路忠義

巡社隸安撫司○淵聖皇帝至燕山尚書右僕射何桌不食卒十九年三○

詔奉元祐太后如東南○以許翰為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宋齊愈

有罪棄市齊愈附于黃潜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招財三事

示衆者于是逮○詔議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李綱言重駕巡幸之

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逮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

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

之勢遂傾不復振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既而有詔

欲幸東南避敵網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

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

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

亦將蜂起為亂騁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

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

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

可以取財貨北拒王都可以遣救援車駕所止乃還汴都策

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

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常隆詔許番中原人心悅

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于天下帝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黃潜善

陰主楊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

是為分吾當以去就爭之○遣使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所○罷西道



都總管○曹勛以太上皇帝手書至自金太上既渡河十餘日謂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

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付曹勛親書其領

中曰便可即早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

舉而行之母以我為念康正夫人耶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

日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集

入帝泣以○盜史斌稱帝于興州○八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于杭州

示輔臣○執帥臣葉夢得詔以錢伯言知杭州帥淮浙兵討之○以李綱黃潛善

為尚書左右僕射兼御營使張懋兼御營副使○更號為祐太后為隆

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罷河東經制使司召副使傅亮還

行在所李綱乞避位不許先是有旨令東京番守宗澤節制傅亮軍即

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

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出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

每鑒清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

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帝不納竟罷經制司而罷亮綱乃再疏求去

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

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

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

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

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諛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

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卹也

李綱曰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脩政攘夷為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脩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置檢鼓院以通下情賞功司以伸國法減上供之弊以寬州縣脩茶蓋之法以通商賈劃東南官田而募民給佃保甲弓箭而官為教閱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燮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閩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此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



〔五〕瓊山曰嗚呼茲何等時而綱欲去耶去又將何之耶夫人臣事君有死無貳當是時也宗社之危僅如一髮之引千鈞茲正人臣捐驅報國之秋去之之言固不可前諸心况敢出諸口耶然則為綱計柰何毀形泣血披肝瀝膽明言事勢至此魚可和之理言既不從繼之以死文不然始從其計身豫其間為之委曲彌縫死中求生萬一或有可濟之理綱計不出此而欲求去茲豈人臣委身事君之義哉按此篇當在清康元年二月

李綱罷綱力求去於是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

拾軍之罪新言綱雖負才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

也黃潛善汪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罷而

拾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

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盛關輔殘毀中原盜賊蜂起而國不可為也

〔胡〕新安曰李綱為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五日為汪黃所誣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魏公乃如是深可惜也

殺陳東及歐陽澈

殺前太學錄陳東布衣歐陽澈東上書乞罷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又

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上書極詆詆用大許翰罷綱忠

臣潛善遽以語急怒帝言不亟誅將復鼓衆遂斬于市許翰罷綱忠

義英奔捨之無以佐忠興今罷綱臣留魚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許

罪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為東

徹著哀亂而入上章金以訛里朶為右副元帥也訛里朶太子子

求罷遂提舉洞霄宮金以訛里朶為右副元帥也訛里朶太子子

月詔擇日巡幸淮甸罷賞馬封皇子粵為魏國公以王圭為河

北招撫判官安置招撫使張所于嶺南宗澤復上表請帝遷京師不

報汪伯彥渡河大敗金人于新鄉進次大行新鄉縣名在衛輝府城西

金人圍之彥師潰走保共城張所使彥帥岳飛等十二將凡七千人渡

即慶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遂復新鄉明日又戰于侯水川飛身被十餘創糧食盡請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進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劍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矣

王

輝府輝縣

○募民入貨授官○盜趙萬陷常州鎮江府○罷諸路經



京師  
腹心

帝幸  
揚州

李綱  
鄂州

制招撫使○張邦昌伏誅○金闈毋入河間府雄州棣州入祁保州永

寧順安軍保即保定府相屬烏承寧軍今屬自是兩河州郡皆屬金○

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

州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

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

非澤前後建議輒為黃汪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為狂張慤對曰

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而帝竟幸揚州○隆祐太

后至揚州○罷帥府要郡及新軍水軍○以王淵為杭州制置

盜賊使○以劉光世為滁和濠州江寧府招捉盜賊制置使苗傅為御

營使司都統制濠州今鳳陽府江○帝至揚州○王淵誘趙萬誅之○

金從太上皇帝淵聖皇帝于大定府○十一月居提舉洞霄宮李綱于

金人  
分道  
南侵

鄂州今武昌府○盜張遇陷池州○以王倫為金國通問使○以張慤為中

書侍郎顏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權知密

州趙野棄城走軍校杜彥據州追野殺之○十二月王淵入杭州執陳

通誅之○金粘沒喝訛里朶兀朮婁室分道南侵西京番守孫昭遠帥

師南走河東經制使王瓌自同州帥師入蜀金人取淄青瀋滑同華

州金聞帝如揚州命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以攻河南訛里朶取青

州淄州木自燕山由滄州渡河分兵趨淮南謀侵汴宗澤聞之命劉

行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

木遂不敢趨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自同州渡河以攻陝西淄州今濟

南府淄州縣是青州今為府趙州今屬真定府瀋滑二州盜丁進降于

今屬大名府同華二州今屬西安府汝州今屬南陽府

宗澤

戊申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西遼康春正月帝在揚州○金銀木可

取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金兀朮侵東京留守宗澤敗



之時兀木自鄭抵白沙鄭州名去汴京密爾都人震恐僚屬又問計宗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攻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關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伏戰兵敗中立死之後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見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使張樞往救之樞至滑眾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樞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偽敗急遣王宣往救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

宗澤  
請帝  
還京

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倚載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復明法科○金人耶朶興軍經略使唐重死之

常熟丁奉曰死義之士皆直諫之臣也唐重為徽宗朝進士乞斬蔡京童貫等而正氣嚴上是以克死且其別父克臣有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死殉國吾含笑入地矣嗚呼范滂母子以後復見唐重之父子可為世道一嘆賞哉

○東平府軍校孔彥舟叛寇黃州彥舟聞金兵至山東遂帥所部劫京府居民南渡東平府屬山東道黃州今  
 ○金人取均房青維鄭州○張遇焚真州遂陷鎮江府王淵招降之真州今揚州府儀真縣是  
 ○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府是時所部盜起汪伯



彥黃精善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事帝忽貶之南雄州今南雄府

知濟南府豫景州人世為農至豫始舉進士張懋力薦于朝除知齊府

去○二月金拔離速取唐蔡陳州穎昌府○河北盜楊進降于宗澤○

金人取淮寧府知府何子韶死之○以王貺充金國軍前通問使○同

知樞密院事孫傳卒于燕○馬擴聚兵奉信王檜于真定五馬山以總

制諸砦和州防禦使馬擴奔五馬砦聚兵滄上皇子信王榛○金遷河

南襄陽穎昌汝鄧均房唐鄧陳蔡之民于河北穎昌今許州陳州屬開

屬襄陽縣唐州今中縣汝州鄧州俱屬南陽府蔡州即今汝寧府是○三月金粘沒喝焚河南府而去程

進復西京詔以進為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夏四月金兀朮復入河

南府翟進復取之○以信王檜為河外都元帥○工部侍郎兼侍講楊

時罷以老疾去位○五月宗澤請車駕還京師詔許之許景衡罷澤遣子穎

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

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

日望義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

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若規規為偏霸之謀豈非可耻之甚乎尋復

上疏言丁進數十萬眾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

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眾心翕然

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

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復迎二聖使天

下知孝弟帝得疏又聞信主將渡河入汴乃降詔擇日還京朝廷有大

必請問極諫黃若善汪伯彥以為異已因以南幸之議討景衡罪罷之

景衡至汴州得腹疾卒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時俯仰既

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耳



許浩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是蓋良知良能人所共有而一有之感則必發見而不容以已也宗澤之請高宗速汴前後二十餘歲其言進退之利害去留之得失非不明切而高宗南幸意決若不聞也及聞迎復之良能于下知孝弟之說而遽降詔擇日還京豈有他哉蓋高宗之良知良能于此發見而不容已也夫良知良能隨復室而汴終不還讐終不能復也委親于壑者是以其心雖發而隨復室而汴終不還讐終不能復也委親于壑者見夫孤狸食之蠅蚋姑輩之其類有此而猶反薰裡而掩之也而高宗獨無反薰裡之心乎

○立詩賦經義分試貢士法○以朱勝非為尚書右丞○以宇文虛中

充金國祈請使○河北制置使王彥帥師還次于沙店彥治兵克日大舉告期于宗澤

晉守 宗澤 卒

○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軍軍馬曲端為都統制○秋七月東京

留守宗澤先是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

東歸澤相率州遣楊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峯忠義

之民相應若不啻百萬勢舟漢見亦必同心盡殄金人事方就緒乞朝

廷遣使聲言立遼天祚之後講結舊好以攜虜情遣知機辨博之士西

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

期而河可以安帖矣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奏每為黃潛善王伯彥所

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

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

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

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澤始招集群盜聚兵諸糧結諸路義兵連

與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淮南子云虞公與夏戰日退不落異有志弗

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什伍都人請以

穎繼父任不許

連呼 過河 者三



降將復聚為盜

綱目斷云差乎宗澤之志其諸葛孔明之志馬但孔明之佐先主君明于上臣良于下是以道行當是而無所沮抑故雖志不得就千載之下諒無所愧若宗公之輔高宗則不然耳時則君閣于上臣佞于下故雖欲行其道而不可得也使其得君如先主則鮮維聽命臣姦受戮金虜雖黠蓋有不足殄者矣其功烈豈不有過于孔明哉惜乎養志以歿徒起後人之莫意九原可作當磔黃汪二姦以謝天下

○以杜充為東京留守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宗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八月作皇帝金寶金入汴移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藏至是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殿中侍御史馬伸乞罷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黃潛善汪伯彥詔貶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伸學于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二帝至金會寧金主晟以太上皇帝為睿德公淵聖皇帝為重昏侯會寧府名在遼東三萬衛西門外之西北也○郭三益卒○金韓里朵襲信王檜于五馬山砦取之信王亡走不知所終○冬十

月金從二帝于韓州在燕京東北乙千五百餘里○金粘沒喝韓里朵會師圍濮州

詔韓世忠等帥師救之○詔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如杭州○楊進復叛

寇汝洛知河南府尹進敗死○十一月安置提舉嵩山崇福宮李綱于

萬安軍嵩山在河南府登封山北一十里五嶽之中嶽也一萬安軍今瓊州府萬州○金蒲察婁室取延安府

王慶甫在延安府帥師救之寧州城東其泉縣名○金

粘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粘沒喝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至其營粘沒喝跣○

粘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粘沒喝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至其營粘沒喝跣○

粘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粘沒喝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至其營粘沒喝跣○

粘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粘沒喝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至其營粘沒喝跣○

粘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粘沒喝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至其營粘沒喝跣○

粘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粘沒喝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至其營粘沒喝跣○

劉豫降金

○十二月太后至杭州○金撻懶侵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撻懶



南劉豫遣子繹禦却之捷懶遣人語豫以利豫懲前忿○金韓里朵取

遂殺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緹城納款○金韓里朵取

大名府提點利獄郭永死之金人入城守臣張益謙裴憶降韓里朵問

何說我以降乎韓里朵怒併其家屬殺之○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

書左右僕射顏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盧夔同知樞密院事潛善

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

行盜賊逢起二人皆不以上聞張浚極言金人必來攻請豫為備二人

以為過計而笑之○金粘沒喝入藥慶府衍聖公孔端友已避敵南去

軍校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殺軍士於是獲存襲

今兖州府是孔子墓在兖州府曲阜縣西北八里

巴酉三年金天會七年○西遼康國三年○夏正德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以翟興為京西

北路招討使河南尹○河北制置使王彥胡子行在詔免對彥遂致仕

彥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鎮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請免對○以路允迪簽

書樞密院事○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府今開封府○金粘沒喝取徐

州○韓世忠之師潰于沐陽金粘沒喝遂入淮陽次于泗州沐陽縣屬淮

陽軍今鄧州屬淮安府泗州屬鳳陽府○二月詔劉正彥帥師衛皇子六宮如杭州○金

人至天長縣名屬鳳陽府劉光世帥師禦之師潰而還○金粘沒喝入天長軍

帝南渡江入于鎮江府金人遣至揚子橋而去壬子天長陷報至帝即

披甲乘騎馳至瓜州縣名在揚州府城南步得小舟渡江淮護聖軍卒數人及王

淵張俊張選康復等從行日暮至鎮江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外聽

心者克勤說法罷而會食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

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惶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

汪黃為相不以金兵上聞

金師禁伐孔子墓



皆汝之罪錫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斲矣○太常少卿李陵自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金人追之太祖神主亡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亟取神主以行數里回望揚州烟焰燭天矣

許浩曰高宗惑于汪黃和議之說而拒宗李還京之謀坐致金師遷延南渡中原于此不可以復望矣太祖在天之靈誠不欲南是以其主亡也何以言之太祖之主始祖主也取之宜先使或勢不得兼蓋必獨取是主行也今他廟之主不亡而此主獨亡何與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金人入真秦州真州

真州秦州在揚州府城東○劉俊氏如金師詔錄用張邦昌親屬○金婁室取晉寧

軍知軍事徐徽言死之城破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禽之使之拜

罵婁室殺之統制孫昇及士卒皆不去俱被害○帝至杭州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

者惟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金人

焚揚州而去○黃潛善汪伯彥有罪免伯彥自知不為眾所容聯疏求

退中丞張徵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

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

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洪州今南昌府○以葉夢得張徵

為尚書左右丞○呂頤浩復揚州○以王庶知京兆府曲端知延安府

京兆府今西安府○三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淵

于諸將籍籍帝乃命淵免進呈書抑本院文字葉夢得罷○詔禮部侍郎張俊帥師次于平江

府今蘇州○以呂頤浩為江南東路制置使知江寧府○扈從統制苗

傅劉正彥作亂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奉皇子魏國公

勇即位請隆祐皇后臨朝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居顯寧大赦改元明

受苗傅自負世將且有勞于王室以王淵驟遷鎮職心不平之劉正彥亦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結王世修亦嫉內侍恣橫會

百官入聽軍制傳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上候淵退朝即猝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門



分城內侍殺之康履馳入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報上詰傳等專殺  
 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傳等入內奏曰傳等止為天下除害耳帝  
 登樓撫諭之傳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呼傳等問故傳所聲對曰陛  
 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  
 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  
 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誅訖  
 更乞康履曾澤誅之帝不許已命吳湛執康履與之傳即干樓下腰斬  
 鳥首與淵首相望并曾澤斬之帝諭傳等歸寺傳等進曰陛下不當即  
 天子帝命朱勝非縱樓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而立皇  
 后至因東肩輿下人出門見傳等論之曰自道君帝任蔡京王黼更祖  
 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至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開今上皇帝事  
 傳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  
 以一婦人於簾前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  
 侮傳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故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乎勝非  
 還白帝曰王鈞甫乃傳等腹心適語云云二將忠有餘而孝不足此語  
 可為後圖之緒帝遂禪位傳等麾其軍遂退

○張俊呂頤浩會師勤王苗傅帥群臣朝帝于  
 顯寧寺時改元赦書至平江張俊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  
 等所傳檄俊慟哭謀起兵討之張俊亦知其偽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

韓世忠誓與此賊共戴天

江俊見浚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  
 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  
 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  
 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于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合書約  
 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會韓世忠由海道將赴行在張浚聞之曰  
 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格之世忠得書舉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  
 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浚任之公無憂也  
 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校鼠忌器賈誼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  
 論曰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  
 傷其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戊戌  
 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脩戰具傳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  
 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給傅曰不若遣之使迂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



人益安矣傅從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  
竟直無能為也二亮謂苗傳張俊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

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

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

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湖名在杭州至漢末塞晉咸通中復

名臨平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俊欲危社稷既而劉光世兵亦至俊乃

草檄聲傅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顧浩

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殿軍後也丙午發平江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

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是間以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

六軍請帝還宮公寺置身何地乎傅等遂帥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

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黑張達曰趙氏安而苗

氏危矣○盜邵青陷泗州○金人取京都諸郡○金憊懶以劉豫知東

平府節制河南州郡○趙立復徐州詔以立權知州事○夏四月帝復

位尊隆祐太后為隆祐皇太后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為副使

復以建炎紀年○以張浚知樞密院事○呂頤浩張浚敗苗傅于臨平

苗傅劉正彥南走顧浩浚至杭州誅賊逆黨有差時顧浩浚軍次秀州

顧浩論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

我程義徐敬業可監也程義方進之子也漢元始中為東郡太守王莽

唐嗣聖初武后易唐為進次臨平苗瑀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

廉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浚劉光世繼之瑀眾少却世忠復

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耳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

是士卒爭用命羽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羽眾



辟易却貌驚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比閔傳正彥用精兵二千夜

開湧金門以走辛亥願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願浩浚入

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

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

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討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

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于市○隆祐皇太后撤簾○朱勝非顏岐王孝

迪張激路允迪盧益免先是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即當死偷生

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

問執優對曰願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

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免○以呂頤浩為

尚書右僕射李邴為尚書右丞鄭穀簽書樞密院事○以劉光世為御

朱勝非免

帝如江寧府

營使使韓世忠張浚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詔尚書左右僕射並帶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中書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自

豐建三省而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以李邴參知政事○

帝如江寧府○詔韓世忠劉光世追笛傳劉正彥○立魏國公粵為皇

太子○盜薛慶陷高郵軍今揚州府○金婁室取鄆坊州○五月以張

浚為川陝京西湖南北路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初浚宣撫川陝之議

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

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

大悅焉○以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帝至江寧府改江寧為建康府

○張浚如高郵薛慶降○以洪皓充金國通問使金人執之帝遺粘沒

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



洪皓 直忠 臣

霖雨 詔罪 已

趙鼎 諫罷 安石 配享

元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逼之使仕劉豫皓曰萬里街命不得奉而  
 宮南歸幸力不能殲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  
 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  
 士為皓跪請得流透冷山編管也○韓世忠獲劉正彥於浦城笛傳于  
 建陽歸于行在所浦城縣在建寧府城東○翟興誅楊進○六月霖雨  
 詔郎官以上言關政遂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時久雨恒陰呂頤浩  
 謝罪求去復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  
 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王  
 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關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  
 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儒守初蔡京托紹述之名盡祖安  
 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

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于此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

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顏師古曰穹廬毳帳也其形穹隆故享膳羞

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臙肉醑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

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

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

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

綱目斷云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昧邪正之分忠佞之別也觀其罪已之失雖有因而首不及此者其亦罪之未審也然宗室之禍實王安石自揭開其源流毒于後趙鼎一疏可謂溯流窮源深得其實信乎時政之關莫大于此綱目書云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者所以深著高宗聽言之美亦足以為南渡之一幸也

○罷賞功司○隆祐皇太后至建昌府○罷石司諫袁植○金人取磁

州○秋七月笛傳劉正彥伏誅遂削朱勝非顏岐路允迪等職居張徵



劉子羽計  
范瓊

于衡州臣不能身衛社稷故也○金撻懶取維萊州維州今萊州府○  
皇太子勇卒○鄭毅卒○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  
范瓊有罪下獄死張浚發建康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瓊之謀居  
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見帝悖慢且  
乞貸苗傳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  
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  
盜者使皆甲以來因召瓊浚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諸  
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擗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勅將  
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至與中衛以浚兵  
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投刃  
曰諾○升杭州為臨安府○崔縱如金不屈死之○詔李昉滕康權知

林勳  
上本  
政書

致書  
蠶辱  
于金

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皇太后如洪州○盜郭仲威陷淮陽軍○廣州  
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凡十二篇言國家兵農之政宜假井田之制使  
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每得市田其  
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組錢穀以  
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四夫之貢絹三尺  
綿一兩非蛋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使  
掌書記其後朱文公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  
之為井田之○八月李昉罷以劉珪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陝西節  
制使王庶罷以王似代之○盜劉文舜陷舒州今安慶府是○杜時亮如金  
師時金人將渡江遺時亮請和致書于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  
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冀閣下之見  
哀而赦已故前者奉書願削去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  
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二月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韓世忠為浙江制置使守



議避金師

鎮江劉先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鎮江太平池州俱屬南京時聞金師將至

帝召諸將議移蹕之地張俊率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鄂州今武昌府岳州俱屬湖廣

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

之謀以陛下所至為失固今當且戰且備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番

常潤死守常潤二州名帝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杜充守建康王燮隸

之世忠光世皆受充節制統將蕞汴京統制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

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取之非數十萬兵不可充不從○

皇太后至洪州○帝如歸安府自是不復○張俊次于襄陽招兵分屯

屯襄樊唐鄧○金人取密州今青州府諸城縣○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金

人取單州興仁府今單州今單州興仁府遂侵南京知府凌唐佐降○

以周望為兩浙判湖等路宣撫使守平江○罷起居郎胡寅初寅疏曰

胡寅七策

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

師比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修親宮闕展省陵寢偷安

歲月累燕捍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

恐非自全之計也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脩戰畧蓋和之所用兵勢相敵

利害相當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于取南仲

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南仲為中宮官歸依右丞李邦彥其時方

被寵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既而淵聖嗣極而邦彥為少相金賊俱至城

下遂獻和議南仲因附邦彥而沮種師道擊賊之謀於是覆邦之患滋

蔓而論紛然中原塗炭至今益盛者本緣南仲主特邦彥以報私恩不

去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台根株交結寧誤趙氏不負劉氏之為也

若以寸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

置行臺

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斷而行之堅確不度幾貪

欲知我有所謂乞怒必闕者庶常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

置行臺

置行臺

置行臺



孝弟  
求賢  
納諫  
之實

路法真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咸省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  
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戶部便宜載用常一  
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萬惟以權審擇一處以安太  
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宮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  
六宮百司以著哲諫守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  
量留兵將以旅周旋彼此不為寂居至于餽餉之權自宜專擇宰相而  
按行廣治軍旅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  
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  
人為加何患財入三曰務實效去虛文脩誓戡大懟不為退計者乃  
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指金幣不耻卑辱幸萬一者為孝弟之虛文  
也屈已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畧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  
例輕天未見賢若禮貌外示美名者為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  
憚稱善泛非止而從必將心改苟利名者為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  
類稱善泛非止而從必將心改苟利名者為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  
惡其物直而用他事徙遷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  
謀勇必能戰而用他事徙遷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  
結以誠信有功必償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  
見敵輒潰魚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子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  
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疲老病弱升擢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  
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擢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

治軍  
愛民  
為君

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眾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  
制以變其矯恣悍悍之習然後披之以精甲付之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  
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一切安養姑息之族令在必行分毫  
不貸者乃治軍之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一聚戲石必求明慧忠智之  
自保者為治軍之虛文也教習擊刺有如一聚戲石必求明慧忠智之  
久于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奸賊以除大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  
寬恤之政實被于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  
旨出于上虐吏沮于下誰以力自保則調護其丁夫誘以犒設物軍  
則厚哀其錢穀子材弩糧乃復蠲其稅載之救令實不能免苟以欺  
取辦者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載之救令實不能免苟以欺  
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保地保人保民此六  
者行乎其間則天子之實也陵寢荒蕪土保地保人保民此六  
血以乎此六虛者行乎其間則天子之實也陵寢荒蕪土保地保人保民此六  
夾侍兩陛而前搢笏出奏司晨喝辰正則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  
大臣畢陳而前搢笏出奏司晨喝辰正則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  
之虛也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今宿衛單弱國威稍挫臣嘗言乞  
文也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今宿衛單弱國威稍挫臣嘗言乞  
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則又厚其  
建團結鎗仗各擇其士豪使部督之軍以強則中國之變自弭則又厚其  
州療胡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江東以強則中國之變自弭則又厚其  
命廣西及辰沅昂靖於見教峒丁中簡其精銳分番起之屯戍襄漢以



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東諸路流徙之人畧依古法均節之擇強壯者訓習武藝使且戰且耕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自奮者因以任使於是時而兵不強敵不五曰都荆襄必定根本不為然欲固守之而非堅坐不動也五曰都荆襄建康不可為然欲固守之而非堅坐不動也五曰都荆襄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洞丁并地黔僚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陝西以正聲氣以順脈通而軍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猶外取之業以拱後從陝西以正聲氣以順脈通而軍卒可至川廣之富遣使巡問父老撫綏二臣順陞下先命呂順浩杜克分部將過江廣斥漢高之於閑中光撫武之於內雖巡歷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之地猶而勿失者以荆襄為重誠能堅忍聳厲坐茲新營瞻悠久為之而固守必爭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高武能六曰選宗室之賢者皆封建任使之帝王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矣所以鞏固皇圖綿延祚命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為公而宗族強私分也今宜于同姓中問親疎選擇賢才布之中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眾者陛下宜無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亂戡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其績之家如綫之緒使讐虜知趙氏之逆謀庶其少息乎七曰存紀綱其眾則其撲炎之火之橫心立異姓之逆謀庶其少息乎七曰存紀綱

**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以遺子孫禦世承緒之君必守紀退矣勢不兩立而于君子為難仁宗在位長久澆君子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直則收之君子一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一輔者皆不改其也當王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信小破家至毒而不烈不知已時陛下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能國破家至毒而不烈不知已時陛下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其切直罷之于外

許浩曰寅之七策中與無遺策也人皆以為高宗不能寅而吾獨以為寅不能寅之用人孰知有宋而亦孰肯為之用哉而寅謂帝以親介弟但受淵聖之命出師河北不當極居尊位豈有已即尊位而可遜避哉是行乎使寅有此事幾且拂高宗意矣寅將行其言而先拂高宗之意言得行乎使寅有此事幾且拂高宗意矣寅將行其言而先拂高宗之意此惜乎寅不能也必止

○以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徙劉光世守江洲○以張邵為金國軍前通問使金人因之○金人取沂曹州屬兖州府高麗請脩貢詔不許



○冬十月金婁室取永興軍鞏州永興軍今西安府鞏州今鞏昌府是○盜鄜瓊園光州

○帝至臨安府○郭仲威詣周望降○帝渡浙居于越州今紹興府是李成

陷滁州○張浚治兵于興元今漢中府以劉子羽參議軍事趙開為隨軍轉

運使專總四川財賦又以曲端為都統制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

璘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自蜀有西師益利諸司已用

便宜截上供及平常本皆盡浚以為慮知趙開善理財即承制用之開

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

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

不疑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

智慮於食貨等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貨財常有餘○金當海入壽

春府黃州遂濟江以趨江西劉克世帥師走南唐金人入江州壽春今壽州黃

州府屬○十一月金兀朮入庸益和州無為軍今無為州○張浚出行關陝○

隆祐皇太后如虔州金當海入洪吉撫袁州臨江軍滕康劉班聞金

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州走金人陷臨江又陷洪州撫袁二州皆之

復陷吉安虔州今贛州府洪州今南昌府吉州今吉安府撫袁二州今

是臨江軍也○孫悟如京師和也○盜劉忠陷舒州○金兀朮入太

平州○主管步軍司閻勅自西京奉祖宗神御至越州詔奉安于天慶

觀○帝還浙西以禦金師至錢清復如越州錢清江名在紹興府城西

錢事○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守平江○以范宋尹參知政事○以趙

鼎為御史中丞鼎自右司諫拜侍御史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

及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禦三策拜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

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

之地荆襄左近川陝右控湖湘而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關而



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金兀术入建康府守臣杜克降通判王邦又死之時江浙倚重於杜克而克日事誅戮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术攻烏江烏江縣名本和州也今併入和州克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不從兀术遂乘克無備由馬家渡渡江克始遣陳淬及飛帥師迎戰王瓌軍先潰淬敗死諸將皆潰克兵亦散兀术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核迎降克保真州兀术使人誘以官終不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克遂率官屬降楊邦乂獨不屈以血大書于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兀术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乞死遂殺之克至金粘沒喝簿其為人久之得仕○帝如明州今寧波府時聞杜克敗呂順浩遂進航海之策故也○韓世忠帥師自鎮江退守江陰○張浚至秦州○盜柔仲陷襄陽府○十二月帝至明州○

帝舟居于海  
木入臨安府遣阿里蒲盧渾追帝于明州帝州于海次于定海縣○皇太后至慶州○岳飛敗金人于廣德軍今今為州屬直隸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金所藉兵相謂曰此岳爺軍也爭降附之○金阿里蒲盧渾入越州遂渡曹娥江進侵明州張浚使楊沂中帥師迎戰于高橋敗之曹娥江在紹興府城東南高橋在紹興府城西南○金人屠洪州○周望及金太真戰于秀州敗績

庚戌四年金天會八年○夏正德四年春正月帝舟居于海國次于昌金阿里蒲盧渾復侵明州兀术以師會之張浚走台州金人遂入城屠其民○金阿里蒲盧渾襲帝舟于章平張公裕敗之帝遂如温州泊于港口○金娄室取陝州知州李彥仙死之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石壕尉李彥仙屢敗金師破其



西京  
金沒于

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絳解事聞詔彦仙知陝州兼安撫使金將烏  
魯來攻彦仙敗之委室悉兵大至彦仙又大敗之委室僅以身免彦仙  
度金人必并力來功即遣人救兵于張浚已而委室果率折可求等衆  
十萬來分其軍為十戰食盡告急于浚浚一車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彦  
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金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  
不浚進彦仙曰與金戰則金才誘諭百端彦仙乃出師至長安道阻  
陷彦仙投河死大小二百餘戰其居官居民魚一人降者委室怒盡屠  
其餘民而去陝西  
**滕康劉珣免** ○金以韓企先為尚書左僕射兼侍中  
在河南府城西  
企先遼中書令知古九世孫世為大官至是金主召于上京甚驚異之  
曰朕嘗夢此人今果見之特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  
咸取折衷 ○二月鄜瓊降于劉光世 ○詔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 ○以  
盧蓋李面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金人入潭州屠其城 ○金兀朮自明  
州還浙西遂入秀州 ○金人取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自  
是西京皆沒于金 ○鼎州盜鍾相自稱楚王 ○赦以金兵李成  
陷舒州 ○金人至平州周望走太湖  
太湖在蘇州府城南 兀朮入城

焚掠而去 ○鍾相陷澧州  
在岳州府城西 ○孔彥舟詣傳雲降 ○張浚帥師入

援 ○三月金兀朮入常州鎮江府 ○使盧蓋奉迎隆祐皇太后于虔州

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

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 ○孔彥舟獲鍾相歸于

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陽  
縣名在常德府城東南 ○軍賊戚方陷廣德

軍  
方江淮軍校也 ○夏四月張浚行至房州聞金人退復還秦州 ○帝還越州

○韓世忠大破金兀朮于江中兀朮走建康撻懶遣師救之兀朮復入

于江世忠敗績兀朮遂濟江次于六合  
縣名在應天府西北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

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趨

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于焦山寺  
焦山寺在鎮江府城東北九里江中焦山上後漢焦先隱此山因名

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



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在在鎮江府城西七里江中山有龍廟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入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木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渡俘獲甚眾虜兀木之婿龍虎大王兀木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木循古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鰲腫大艦鰲腫戰艦也所以衝突敵船字與鰲腫通釋名上下板重曰艦外狹而長曰鰲腫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木窘甚或謂之曰老鵲河故道老鵲河在淮安府城西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灘兀木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

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新城縣名在淮安府城西兀木乃復自龍

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樅懶自維州遣車童太一引兵來援兀木乃復引

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木軍江南世忠分

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縷實大鈎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

海舟為兩道出其皆每縋一縷則拽一舟沉之兀木窮蹙求命諸祈請

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木語塞又數日求再

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木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

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

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漿俟風息則去有風

則勿出海舟魚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篷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木

然之刑白馬祭天是日丙申天霽風止兀木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

南軍使船如使馬



世忠  
敗績

之海舟無風不能動而舟上皆有五緡兀木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五緡皆自焚烟燄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木遂濟江屯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木十萬之眾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呂頤浩免頤浩在位專恣中丞趙鼎論之也○金當海自荆山北去牛臯襲敗之于宋村○五月以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金人焚建康而去宋飛敗之于靜安兀木既濟江自靜安鎮度宣化而去岳飛○以張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王綯罷○以翟興孟汝趙立劉位趙霖李成吳翊李彥先薛慶並為鎮撫使分土處之○六月周望有罪連州安置連州在廣州府城西比○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滁濠鎮撫劉位為盜所殺○以陳規解潛程昌寓陳求道范之才馮長寧為鎮撫

金徙  
二帝  
于五  
國城

使○以呂頤浩為建康路安撫大使朱勝非為江州路安撫大使劉光世為兩浙路安撫大使○以郭仲威為真陽州鎮撫使○戚方降于張浚○張浚使吳玠帥師復永興軍金兀木自六合趨陝西○簽書樞密院事陳過庭卒于燕○秋七月以孔彥舟為辰州安撫使辰州屬湖廣○張浚使呂世存復鄜州○金徙二帝于五國城去金上京東北千里又名鶻里改路五國城在遼東三萬衛北一千五里自西而東分為五國故名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奉書以桃李粟麵等獻二帝于五國始知康王即位焉○以岳飛為通泰州鎮撫使○八月以謝克家參知政事○隆祐皇太后至越州○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城下死之○盧益罷○吳玠復永興軍○張浚承制安置其都統制曲端于萬安軍端素善撫士卒長于兵畧然性併王燮軍朝廷疑其欲反後使張彬察之彬謂端曰金兵合財備安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謀于我



以范冲修二實錄

朱墨史

金立劉帝

我反為客未可勝也若彼兵拒險時出帥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田弊乃可圖也彤選白浚不以為然及兀木雷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又以為以桑仲為襄陽鄧隨未可浚積前疑遂出之萬安軍今夔州府萬州是

**鄧州鎮撫使** ○以范冲直史館重脩神宗哲宗實錄初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于帝也帝悚然乃召冲重脩之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著矣冲祖禹之子也 ○九月太上皇后鄭氏崩于金之五國城 ○金立劉豫為齊帝于太名府初金主聞帝如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兀木比還議立衆以析可求劉豫可立豫以重寶賂撓懶請立已撓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粘沒喝未之許 ○桑仲陷均房州 ○金撓懶侵楚州鎮撫使其腹心高愛齋說之乃從

張浚富平敗績

**趙立死之** ○金婁室取延安府保安軍今延安府保安縣 ○張浚使劉錫帥五路之師及金婁室戰于富平敗績富平縣名在陝西耀州東南 浚退保秦州先是浚聞兀木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恁澤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前軍統制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闕與洋以固根本利州今保寧府廣寧縣開州今保寧府俱屬四州道與州今畧陽縣洋州今洋縣俱屬漢中府 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湏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



而婁室引兵驟至與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

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趙哲軍

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軍皆潰陝大

震浚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于合州合州在重慶府城北命諸軍各還本路上

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金諳班勃極烈都元帥斜也卒斜也又名果○**捷懶**入楚州淮陽鎮撫使

李彥先救之敗死楚州今淮安府○冬十月秦檜還自金師初檜從二帝至燕

金主以檜賜捷懶為其任用及南伐以為參軍事檜與王氏自軍中趨

撰水水砦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求

見帝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比自比朝士

多疑之疑其與何東孫傳等被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讖許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捷懶

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又惟范宗尹以李面與檜素善力薦其忠帝謂輔

臣曰檜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

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日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

始蓋檜始倡和議于金故捷懶陰縱之使還也

宋史筆斷曰秦檜自北來歸國人皆知其托詐非逃歸也惟高宗開

心撫納以為得一佳士嗟夫豈天必欲亡宋故使姦臣得遇以為我

虜之內應乎自靖康間二帝蒙塵宰相何處及孫傳張叔夜秦檜司

馬朴等舉家北遷此五人皆嘗爭論乞存身我趙氏故金人遂驅之北

何索等皆死于難惟檜一家獲全非其屈身我虜求哀納款期有厚

報何以得保百口而回則其易心改節為虜反間明矣故自入相之

後遂專主和議悉罷諸路宣撫凡趙鼎劉大中等沮其和議則使臺

諫擊去之岳飛父子欲復中原則與張浚謀殺之于是國之大柄不

秦檜  
還自金

得一  
佳士

安得于妻孥皆回也

捷懶陰縱之使還也

合州在重慶府城北

斜也又名果

疑其與何東孫傳等被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讖許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捷懶



劉子羽  
守陝川

○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馮長寧以淮寧叛附于劉豫淮寧府今開封府陳州是

○十一月趙鼎罷○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以秦檜為禮部尚書

○金翰里朶取涇原渭州鎮戎軍○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王

彥敗桑仲于長沙平遂復房州張浚以彥為房州鎮撫使金州在漢中府

城東南均州在襄陽府城西北房州在襄陽府城西南今房州是○張浚退守興州命吳玠守和尚原

時浚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瓊州

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

右有鐵山棧道之險鐵山在漢中府沔縣北五里宋于此置寨未敢遽

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復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

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守興州外繫關

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蜀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

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言者

子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子羽至大

喜悉以其眾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扼險于鳳

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大散關在鳳翔府寶谿縣南和尚原在寶谿縣西南以斷敵之來路關師

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僊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

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岷州今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是

成二州屬鞏昌府鳳州今漢中府鳳縣是也○十二月金翰里朶取熙州○金金源郡王婁

室卒○建州盜范汝為降○定差役法帝在河朔嘗歎知縣不得其人

一凡後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求乃定差役法以村疇三十戶每

催納科稅以二千戶家為一保十六保為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

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大學生及得解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大公  
大慮

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詔築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  
 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  
 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  
 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  
 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  
 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  
 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  
 讀之大感歎○攢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詔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  
 ○張琪陷徽州○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開隴六路盡陷  
 于金止餘嶺成峽鳳兆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隴  
今屬鳳翔府方山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秋七月以岳飛為右

張浚  
殺曲  
端非  
其罪

秦檜  
入相

軍副統制帥師次于洪州彈壓盜賊○封太祖後令話為安定郡王○  
 金撻懶自宿遷北去○范宗尹免○八月以孔彥舟為蘄黃鎮撫使○  
 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浚自富平敗後乃使端言名之還稍復其官徒  
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侍浚立時舉以示為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  
且方倚玠為用庶其知之即言端嘗作詩有指斥乘輿意曰不向閑中  
與事業却來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于茶州獄有武臣康隨  
者嘗以事忤端鞭其背隨深憾之會浚以隨提點夔州刑獄端聞之  
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  
與之酒七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  
惜之軍士張○以汪伯彥為江東安撫大使善已死○張守罷○以李  
 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  
 密院事時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楊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  
 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乃有是命○范福棄蔡  
 州以李祐代為鎮撫使蔡州今汝寧府○復置賞功房于三省樞密院○以呂



呂頤浩為左相

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以孟庾為江東西湖東等路軍  
諭制置使○詔能建築還二帝者賞以王爵○冬十月李回罷○王德  
穊邵青之衆于崇明沙獲青歸于行在所崇明沙今為蘇州府屬○以孟庾參知  
政事○吳玠大敗金兀朮于禾尚原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  
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宜退屯漢中扼蜀口玠曰我保此敵決  
不可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時玠在原上  
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賞以金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將沒立自  
金人怒伏兵渭河激後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  
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終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  
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峽多石馬不能行金人  
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黃牛山名在漢中府城西會大風電遂遁去沒立方攻  
箭箠嶺箭箠嶺在鳳陽府岐山縣東北玠復遣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

角犄于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之兵十

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渭河名在寶雞縣治南結連珠營壘石為城

夾間相拒遂進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選射號駐隊矢

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

設伏於神垆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

矢僅以身免亟鬻音刺其鬚鬣而遁金自南侵未嘗有此敗劔女六反

也比深以為愧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

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比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歃所甲反盟

旁曰歃血顏師古曰預盟者名歃血餘者飲之故曰歃索隱曰勉以忠

義皆感泣願盡死立故能成功焉○初置見錢開子時命張浚屯夔州

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関子付夔州召商人入中以○金城州

初置見錢関子

給車食商執関子于謀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金城州



為紹興府○閔師古復秦州○劉豫使王世冲寇廬州知州王亨斬之

○金兀朮自河東還留撒離喝于鳳翔遂取慶陽○慕容洵以環州叛

降于金○十一月以孟庚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為副使○

富直柔罷○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桑仲寇復金州○金以陝西

與劉豫于是中原盡屬于豫

壬子二年金天會十年○西遼康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帥百官

遙拜二帝不受朝賀○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辛企宗計范汝

盛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上七郡皆血肉矣亟帥步卒三萬

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死斬其二弟岳吉以狗世忠初

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

城上丑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馳征禁不從者汰遣獨取附賊

者誅之民感更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

盜○帝如臨安府從呂頤浩帝至臨安府○二月詔劉光世帥師次于

揚州經理淮東○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置御前忠銳軍以降盜崔

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二月桑仲為其黨所殺李橫復郢州先是仲

上疏願協力恢復京師乞正劉豫之罪呂頤浩信之乃命仲即制應援

仲至郢調兵其黨霍明執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金

人侵隴安吳璘敗之○河南鎮撫使霍與為其下所殺劉豫將遷汴以

牛山憚之遣人持書誘以王爵與斬之豫復陰誘與裨將楊偉以利偉

遂殺與携其首奔豫與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其忠義士莫不

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夏四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曹成陷賀州

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以復中原以神武後軍及忠銳崔增趙延壽二

呂頤浩師鎮

真

維古將何以

許浩曰嘗觀呂頤浩帥師如鎮江圖取中原時韓世忠張浚劉光世岳飛王瓌皆受節制又值金人初建逆豫無意中原予意高宗之中



興可計日而待矣既而考竟其事迄無成功心甚惑焉及詳考之則知願浩是行成于桑仲而世忠諸人曾無一言則其衆謀未合而未

有勝美從可知矣夫中原板蕩于茲有年願浩不能制其一人而欲

其能之衆北向制勝其亦難矣且仲有一州而願浩稱疾而一行也

果行其不為其所誤而喪敗也者幾希然而願浩稱疾而一行也

是舉差強人意其果出于願浩本心而與共載天之一向退縮惟

其衆以與比面致死則古之人固有一旅而與王者未必其無功

也惜乎願浩是心焉或曰史稱願浩以善弓馬而與王時人倚以為

重而前此願守常潤明年又圖進取不可謂無心于中興也而予謂

其無心乎曰願浩果有心則當其時之不可與共事者莫李綱若而願

忌之謂其暴縱無善狀而罷之則其不能推賢讓善以共濟乎國事

必矣功可望其成乎且前之願守常潤者今願浩也明年之欲進取

者亦今願浩也今之舉既如此則前之所守與明年之欲進取從可

知矣望其成乎

岳飛  
敗曹

○劉豫徙于汴京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

振士民大懼其子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凡兩京冢墓發掘殆盡

賦歛煩苛民不聊生○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成擁衆十萬萬

分道而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杜嶺至若至比藏嶺連

益道親以衆十餘萬守逢頭嶺飛部才入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

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

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

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柳桂招降者一萬與飛會連州進

討成走○張浚以王庶知成都府王似為利夔制置使○金主以其太

入邵州

祖孫實為諳班勃極烈自斜也卒請班勃極烈之位父虛至是粘沒喝

孫當立若不早定恐受非其人金主不謂已許之

今刺即置也太祖之孫父曰曹王繩果名宗峻

舉非但元仁宗不如宋太宗視之亦有愧矣

育太  
祖後  
于宮

○金主以其子蒲盧虎為國論勃極烈蒲盧虎

帥兀朮為左副元帥○閏月衍聖公孔端友卒以其子玠嗣○五月以

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育太祖後子侑之子伯琮命張婕妤鞠之已二年矣

亮之言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侑之子伯琮命張婕妤鞠之已二年矣



婕妤婦官也掌昭曰婕承也好助師古曰婕言接幸  
于上好美稱也漢書儀皇后為婕妤下與禮比丞相

延壽及願浩遂次于常州願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因稱疾

不進○王德追趙延壽于建平誅之縣名○置脩政局命秦檜提舉○

以劉子羽知興元府○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旋永嘉

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群賊不虞世忠至大驚世忠因使董○六月

詔岳飛屯江浙○以李橫為襄郢鎮撫使李道為鄧隨鎮撫使○頒黃

庭堅所書戒石銘于州縣○翟汝文罷○孔彥舟叛降于劉豫○秋七

月以翟宗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孟州今懷慶府孟縣汝州今屬

○呂頤浩還自常州○八月以孟庾兼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安定郡王令詒卒○以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貶給事中胡安國

提舉仙都觀是夕彗星見罷給事中程瑀等二十人帝初即位召安國

胡安國論時政

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

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

地必先設險分士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

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首官吏皆郵民事

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罰當而

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

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

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且此五者帝王

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謂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

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

講論遂以左傳付胡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

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



春秋經世大典

胡安國論朱勝非

非空言比方今息濟艱難左氏煩碎不宜空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  
 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重講春秋先是秦檜知呂頤浩不為公論所  
 容乃多引知名士列于清要以自助欲傾頤浩而專政安國嘗聞游酢  
 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信之故力言檜賢于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  
 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席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  
 闕顏師古曰闕門也門列為連瑣文而青塗也宜先去之會頤浩薦勝勝  
 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絀  
 默附會循政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玉綱及正位冢司苗劉  
 肆逆苗劉苗傳劉正彥也事在建炎二年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馮陵叛臣不忌用  
 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  
 國復持不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

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既臣  
 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者公羊氏言祭  
 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非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  
 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  
 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頤浩  
 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  
 同都督及改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方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  
 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洛職提舉仙都觀是夕慧出冒秦檜三上  
 書留之不報侍御史江濟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  
 於是程瑀等皆坐檜黨並落職去官去應天變臺者為之一空安國強  
 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沒沒常若痛切於身雖



大冬  
嚴雪  
獨松  
秀栢

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  
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故渡江以後儒者進退  
含宣以安國尹焞為首謝良佐嘗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痿死而松  
栢挺然獨秀者也○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先是起居郎王  
居正與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  
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其圖中與臣  
時心服其言檜入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  
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言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  
之不報遂求去會呂頤浩諷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  
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初檜所陳二策欲以  
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

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基宗禮入對語以是事及王居正所言  
宗禮即以帝意載于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奸○九月韓世忠大  
敗劉忠子蘄陽忠走入于劉豫蘄陽即黃州府蘄州○罷脩政局○王倫還自金  
倫被執囚之懷歸乃倡為和議使人與粘沒喝言粘沒喝忽至館中與  
倫議縱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  
豫和議○以潘致堯為金國通問使至楚州通判劉晏却其幣奔劉豫  
○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以韓世忠為江南東西  
路宣撫使守建康他帥臣稱宣撫使者並罷○以王偁為川陝宣撫副  
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  
開為轉運權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  
西北遺民歸附者眾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  
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玠開為非是乃以



似為副使浚始不安○以令時為安郡王○金元帥右都監耶處律余

觀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十月禁私酤○裕享于温州○十一月詔

李綱劉洪道潘岳李解潛會師計楊太為太年少楚人謂少楊公○王彥復秦

州○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初綱至潭時流民潰卒群聚為盜散

處荆湘之間多者數萬人綱悉平之因上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

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荆湖皆宿重兵使與四川

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不報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遂罷提

舉崇福宮○川陝宣撫司以便宜賜類試陝西舉人周漢等進士出身

○初置江浙湖南月俸錢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置之故○召張

浚知樞密院事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及王侂同治司事浚

聞王侂來乃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侂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

宿憾日短故故召之○南平王李乾德卒以其子陽煥為交趾郡王○

以孔端朝為秘書省正字錄孔子之後也○詔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金撒離喝取金州王彥奔石泉撒離喝乘勝而進金州今屬漢中麻石泉縣在金州西八十里

癸丑二年金天會十二年○夏正德七年○西遠康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府率百

官遙拜二帝不受賀○劉子羽走三泉今漢中府沔縣是金撒離喝遂入興元府而去時子羽

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玠自河池今漢中府鳳縣日夜

馳三百里引兵援之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

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關一人先登則二人擁

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

山積敵乃更募死士曰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

將

劉子羽

今漢中府沔縣是

今漢中府鳳縣

今漢中府

今漢中府

今漢中府

今漢中府



節使  
不可  
劉制  
侍制  
樂守  
潭毒  
山

軍不能支潰敵入洋州在漢中府洋縣是玠邀子羽去子羽不肯而留玠同守

定軍山在漢中府東南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

軍之三泉縣撤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即金牛鎮在漢中府沔縣西四川大震子

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

行意真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侍制不然政革亦舍節使去

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

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仙人關在漢中府風縣境潭毒山在保寧府廣元縣北

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兵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

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侍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自死于此敵尋

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關即東川郡今為州子羽移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

南渡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出斜谷關名在鳳翔府郿縣西南三十里谷之南口曰斜谷子羽謀

邀之于武林不及撤離喝既回鳳翔遣十持書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

留其一縱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初子羽未

聞有金師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發軍

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眾自褒

褒斜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出連雲棧褒斜同還興元子羽玠因出

師掩其後金人隨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

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

馳至不虞猶言不意也雖入三州而失不償得○李橫復頴順軍頴昌府頴順軍今

州是俱屬開封府○造渾天儀○以李橫為襄陽府鄧州鎮撫使

兼京西招撫使○詔春秋望祭諸陵○二月權邦彥卒○以伯琮為和

州防禦使賜名瑗○吳璘築殺金平移師守之殺金平在仙人關右興州長舉縣時璘守和尚







宗奔襄陽劉豫遂取伊陽縣名今河南府高縣○沂王楷有罪金人殺之楷與駙馬劉文

彥証告道君皇帝謀反案驗無狀伏誅○九月呂頤浩免時頤浩言太祖取天下兵不過

十萬今有兵士六七萬矣比年韓世忠張浚陳忠恭張榮屢奏人有戰

心願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

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及蘇湖地震蘇湖二州名會侍御史辛炳殿

中侍御史常同論頤浩過失遂罷頤浩有膽畧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

日詩國步斯頹浩步猶連也頹急惑也入倚之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

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讎為戒頤浩不能用

綱目斷云頤浩于高宗航海之日奏令從官各從便去乃知其姦今其請復中原亦因時勢而言耳豈其本心哉觀此一舉則知其言則

是非也○劉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次池州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次鎮

江府王瓌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軍制置使次鄂州岳飛為

河南西路舒蘄州置置使次江州○冬十月李成陷鄧州進寇襄陽李

橫奔荆南成入據之遂陷隨唐郢州信陽軍今汝寧府○罷諸路鎮省

試舉人○十一月韓肖曹還自金禁沿淮兵擅侵齊境○復元祐十科

取士法從未勝非言也○金兀朮取和尚原○十二月金李永壽來自帝即位屢遣使如

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之使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詵

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前榛

前議體合議者益知○劉豫以孔子後裔襲封衍聖公主祀

甲寅四年金天會十二年○西遼康國八年○夏正德八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府率百

官遙拜二帝不受賀○以章誼為金國通問使請還西宮及河南地○

金始定制度頒之○二月席益罷○三月吳玠及金兀朮戰于仙人關

大敗之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道攻仙人關自鐵山

吳玠  
大敗  
金兀朮  
仙人關



趙鼎

階路入援冒圍整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入關敵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羊碎其梯以以矛刺之金軍分為二兀木陣于東韓常陣于西屢戰明日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木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遲度玠終不得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川為久

○以趙鼎參知政事○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浚

○張浚還自閬州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浚至臨安中丞至炳

○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為副使○夏四

月安置宣撫司參議官劉子羽于白州今梧州府○吳玠復鳳州隴州

○熙河蘭廓路安撫使閔師古以洮岷叛降于劉豫○徐俯與趙鼎

○知壽春府羅興叛降于劉豫○五月以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

府制置使時楊么與劉豫欲順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陽等六郡又欲自

江西陸行趨湘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及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

襄陽國之流

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根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

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湘湖以殄群盜帝以語趙鼎曰知上

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

江矣○岳飛復襄陽飛至郢偽齊守京楚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

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兵平地雖

衆十萬何能為擊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鼻曰爾

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

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

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餽糧

足即過江比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金

人侵金州王彥敗之○復育太祖後子彥之子伯玖于宮中○岳飛使

牛鼻復隨州○秋七月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岳飛使王貴張憲



岳飛行軍有紀律

復鄧唐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師次于安德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軍誼還自金師○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州金盛半天下之地蓋以自卿黜陟專之可也鼎乃條奏便宜宋勝非忌而抑之乃上疏曰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列子云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高帝與功臣剖符仇誓使承襲具爵而誓之故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舐望是時蜀士至千醵金醵音易合錢飲酒也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歎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

朱勝非罷

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閣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以寬陛下西顧之憂○以魏良臣為金國通問使○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毀之從呂聰問之請也○復以王似知成都府○以岳飛為湖北荆湘潭州制置使次于鄂州從趙鼎言也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九月朱勝非乞終喪制許之時久兵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二事帝未許時御史魏博劾其過勝非請持除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為多然詆李綱○安定郡王令時卒○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淮南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金主乃命訛里朶撻懶調勃海○金師渡淮韓世忠自承州退守鎮江承自泗攻縣步兵自楚攻承州○金師渡淮韓世忠自承州退守鎮江承時准報驟至舉朝震恐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

趙鼎入相

高郵州府○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鼎將赴川陝陸辭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

○以沈與求參知政事○冬十月詔韓世忠進次揚州○金人圍亳州

○召張浚于福州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從之俞樗謂浚曰六龍臨江兵氣自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浚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則非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耳焉然之入言于帝遂召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浚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

是時世忠得命進駐揚州手勅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復如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斲歸路會朝廷使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即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抵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設伏問宋兵師動息則具以所見對羅覓李董聞世忠退大起即起

中興武功第一

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宋師迭進世忠令董勳軍士各持長斧上椹人胸下斫音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摩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勳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鷓鴣口橋天長縣名解元至高郵比門遇敵設伏水軍夾河陣一日各戰十三相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眾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府全齊之師日迫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



張浚復視江上師喻子功

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暴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  
 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氣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  
 必奮成功可以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十一月詔累豫豫罪逆于六  
 師自豫潛立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金人入濠州今鳳陽府○金人入光  
 州○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鎮江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  
 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議拜浚樞密以其盡忠竭節諭于  
 中外浚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樞密兀木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  
 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浚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  
 分諸將身番鎮江以節度之○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皋敗之  
 金師引去皋追敗之○金師渡淮比歸時樞密屯泗州兀木屯竹墩鎮  
 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伶人樂人也以橋

金師比還

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木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  
 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木色變遂有謀歸之志會雨雪金餽道不通野  
 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憤又聞金主病篤乃直引師還兀木等  
 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番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  
 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  
 有焉或問帝曰金人傾國來攻眾皆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  
 眾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帝  
 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奉金人遁歸  
 尤當博采群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是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懷之  
 方提舉臨安府洞宵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  
 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赤縣孟子傳曰中

趙鼎真宰相

李綱上疏



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杜佑通典曰神州謂王  
統書括地家普地中决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賈氏禮疏曰崑崙在  
西北別統九州其神州東南一州耳禹分為九州又云神農時有大九州  
曰柱州迎州神州之類今惟有神州之分為九張衡靈憲曰崑崙東南  
存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上南則多暑比則多寒東則  
多陰西則多陽聖人不慶焉陷于敵國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  
脩土氣未振尚使強敵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  
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生理未固而欲浪  
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  
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脩守備痛自料理先為自固之計何  
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  
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復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  
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于防守既

之攻戰  
之利

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  
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拒鎮盡在淮  
南荆襄間也今當以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  
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  
犯東路以揚州為帥府而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為帥府而以  
江西財用給之荆襄以荆襄為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  
之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  
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如河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  
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  
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合顏師古曰落落難合言不能然在陛下聖意  
先定於中而以至誠不倦决斷行之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方



措置之方

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度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預圖也臣願切以  
為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鑿  
輿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如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  
無不便利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二三  
大臣熟計之緩懷之眈則臣願先為自治自強之計使中原陷溺之民  
知所依靠益堅戴宋之心又曰臣竊視陛下臨御追今九年國不闢而  
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畜  
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群  
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故以天下之重自  
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

用人如用

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  
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  
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群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  
于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  
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天  
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  
大敵天威所臨使比軍數十萬之眾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  
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  
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  
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  
退而至維陽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陽退而至江浙則京東西失



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精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此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防實有所害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復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

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耳夫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賜詔褒諭之而不能

乙卯五年金熙宗會天會十三年○西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帝在遼康國九年○夏大德元年

平江府○張浚還自鎮江○以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帥師次于鎮江

劉世忠為淮西宣撫使帥師次于太平張浚為江東宣撫使帥師次于

建康鄭璠復光州○金玉晟卒諡班勃極烈曹立

史臣贊曰金太宗以斜也幹本知國政粘沒喝幹離不總戎事咸遼奉宗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續武脩文經國規模于是始定在位十三年無宮苑奔淫之過用大臣之言捨子立曹使太祖世嫡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難矣

立夔山曰金主之死舊皆書卒此以死書何本朱子綱目書法也綱目于阿保機德光皆以死書故爾或曰遼人僅得山前山後數州之地金則奄中原而有之例之于遼可乎蓋論事者當以理之正否不當計其地之廣狹也揆之以春秋之法華華夷夷天地之常經古今



之大限也夷而居夷之地正也亦其分也夷而侵中國之地則非正矣作史者當計其侵之多寡而較其罪之輕重焉苟以得中國之地多即與而進之豈非示則于夷狄使之依例放倣為中國魚窮之害哉或曰綱目于五胡皆以卒書何曰五胡雖夷狄之種然皆生于中國之地固非阿保機阿骨打化外之夷之比也例之于匈奴突厥彼又何辭

二月帝如臨安府○詔太常少卿張銖奉迎太廟神主于温州○帝至

臨安府○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卒于閣州○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

僕射並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是時鼎浚相得甚驩及將並相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者

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

以岳飛為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帥師討楊么于洞庭湖王夔計不克遂命飛洞庭湖

在岳州府城西○吳璘復秦州金徽離喝來救楊政敗之○作太

廟于臨安從禮部員外郎江瑞友之請也侍御史張致遠及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計不復有意

中原不納○詔張浚如江上議邊防○初封劉光世妾許氏等為孀

人從光世之請妾之經理錢穀而增額外○閏月胡松年罷○王夔免○置總制司命孟庚領

之數大為東南之害○三月張浚乞視師于潭州詔許之○金以粘

沒喝領三省事○初鬻民間田宅契紙○夏四月罷鎮撫使○封周後

柴叔夏為崇義公○奉安神主于太廟○太上道君皇帝崩于金之五

國城初太上自離汴與淵聖及后妃族屬備極窘辱至是崩年五十四

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

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

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衰亦作縗倉回反喪衣也杜預曰衰皆用極麤生麻布為及下際皆不

緝故名斬衰其服三年期杖用竹金人議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

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焉

史臣論曰徽宗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又非有曹馬之篡奪其失國也特以恃其私智小惠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于是蔡京



以環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泆之志溺信虛無崇師遊觀因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進兵勤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與石重貴同科豈得諉效及以言推耗也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

馬

爾

史臣曰朱弁欲請徽宗之制服固不如司馬朴之果决矣然弁寧不歸而不失正倫之黨寧不生而不受金虜之官迨全節以歸與張鄂洪皓並皆匹休蘇武有殺身成仁之志者也其祭徽宗之文弁有曰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之莫逮淚西冰天若皓作則何史錄馬氏之失

楊時為程正

行朝獻景靈宮之禮于射殿○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自帝南幸

時奉祠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

羅從茂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羅從彥南劍人初為博羅主

簿南劍今延平府博羅縣今屬惠州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為蕭山令蕭山縣屬紹興

府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即驚汗浹皆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

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

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朱

喜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仲

素一人而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其門人李侗最著豫章今南昌府李侗初從

從彥學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

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侗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

各有條序從彥甚重之侗卒業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飲食或

不充而怡然自適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眾事自理與鄉人

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問之道不在

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學者稱

為延平先生延平今為府屬福建道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

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



胡寅 乞疏 金諫使

默動靜端祥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者及其  
酌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五月何遜如金通問二帝  
中書舍人胡寅乞罷許之寅上疏言女真者驚動靈輿成伐宗廟劫質  
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離也自建炎丁未至于紹興甲寅所謂卑  
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帝之  
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  
使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劉豫稱兵犯順夫女真知中  
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  
平居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寤也天下其謂自是  
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  
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况歲

胡寅

建國 公就 講社 得人

月益久虜情益闕音閉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鮮之事恐和說復行  
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係不細疏入詔褒諭之及張浚自潭州還言使  
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于和未可遽絕帝遂遣鮮行寅因乞  
外知邵州○以孟庾知樞密院事○封潰州防禦使瑗為建國公出就  
資善堂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二人  
皆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岳飛嘗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  
矣中興之業其在是乎○以令砮為安定郡王○行統元歷○金左副  
元帥訛里朶卒○六月岳飛大破楊么于洞庭么死湘湖平岳飛受命  
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  
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遂降飛表授佐武  
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皆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哉  
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  
報會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上聞浚曰岳飛忠孝人也岳有  
深机胡可易言益慚乃止黃佐襲周倫若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



飛以王師無功皆其統制任士安不受後節制故也便之使飢賊日二  
 日賊不平斬汝矣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  
 力功之飛誤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之賊走會旨召張浚還防秋飛  
 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月  
 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所長所以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  
 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  
 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  
 浚許之飛遂如鼎川黃佐招揚欽來降飛喜曰揚欽之入湖是日  
 潰笑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宗劉  
 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  
 衆數萬負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  
 迎之即碎飛伐君子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  
 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蘆葦積舟輪  
 行飛激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飛軍乘筏張牛革以蔽天下降眾  
 撞其舟盡壞么按弱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眾  
 二十餘萬巨舟千艘飛親行諸若慰撫之縱老弱歸田里壯為軍果  
 八日而捷書至潭張浚歎曰岳侯神策也初么恃其險官軍自陸襲  
 入湖中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孟庾罷○韓世忠復鎮淮軍○八月論詆經宣仁聖烈皇  
 后罪追貶章惇為昭化軍節度副使蔡汴為單州團練副使

州華州今交州 子孫不許在朝○九月金主追尊其考妣為帝后

峻為景宣皇帝廟號徽宗 ○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以席益為四川

制置大使○令民自實田畝間架于官賣之○十一月徵和靖處士丹

焯為崇政殿說書 先是金人陷洛厚闔門被害焯死復甦門生昇至山

至間得程順之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楷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

而受之因止於涪涪順讀易地也焯闢三畏齊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

是自代 ○以趙開為四川都轉運使○詔張浚視師于襄漢川陝復

以劉子羽參議軍事○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張浚薦

其忠也○以沈與求兼樞密院事

丙辰六年 金天會十四年 西遼感天后 春正月乙巳朔帝在臨安府

○以伯玳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璠 和州今直 安定郡王令砮卒○二  
 月置行在交子務○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韓世忠為淮陽軍金



山陽遂為重鎮

岳飛素志復中原

元木救之世忠還○沈與求罷○張浚會諸將于鎮江命張浚進屯盱眙縣名今屬○三月以韓世忠為京東淮東路軍撫處置使屯楚州岳飛為京西淮北路軍撫副使屯鄂州張浚每稱二人可倚以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後夫人梁氏親織領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巾幗古復反婦人喪冠類設樂大宴使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焉山陽郡名今為縣屬

○金以粘沒喝幹本蒲盧虎並領三省事○夏四月劉豫陷唐州

○京湖宣撫副使岳飛以母喪去官詔起復之○五月復造前錢関子

罷交子務○六月張浚撫師淮上命劉光世進屯廬州岳飛進屯襄陽

楊忻中進屯泗州浚命飛以窺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飛扶母親還廬山累表乞終喪詔不許○以令廣為安定郡王○秋七月以郭浩

為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知金州郡隆知商州經理商虢○以陳公輔

為左司諫○劉光世復壽春府○八月召四川都轉運使趙開還以李

迨代之○岳飛使牛臯復鎮汝軍○以秦檜為行宮留守孟庾同留守

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于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比望中原常懷憤揚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即幸之以撫三軍而圖恢復謀報劉豫將有南寇之志

屯泗州○岳飛復蔡州○金主追帝其先祖孟庾留守檜自被斥會張浚進

帝如平江府○岳飛使王貴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進師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帝至平江府○冬十月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張浚使王沂中帥師禦之戰于藕塘猷大敗走麟自順昌引去順昌府名今鳳陽府

岳飛欲進兵復中原不許



州顯忻中追至南壽春而還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  
 將進兵討之恐懼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寇而乞師救援金主召諸將  
 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  
 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也從其請則豫受利敗  
 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柰何許之金主從其  
 議遂不許豫而遣兀朮引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簽鄉兵三十萬號七  
 十萬分三道而南子麟率中路兵由壽春趨廬州以犯合肥姪猊率東  
 路兵取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趨光州以犯六安  
 合肥縣名紫荆山在鳳陽府壽州東北渦口城名定遠縣名屬鳳陽府六安今為州屬廬州府朝廷大懼時張浚屯盱  
 眙楊忻中屯泗州韓世忠屯楚州岳飛屯鄂州劉光世屯廬州而沿江  
 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張浚與楊忻中合以保合肥

張浚  
進戰  
之議

後以為然乃遣楊忻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忻中趨濠州以與張  
 浚合因謂忻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浚劉光世  
 皆張大賊勢以聞後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  
 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死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  
 合肥帝慮張浚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行而手札付浚令浚  
 光世忻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令浚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  
 賊共有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  
 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  
 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  
 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忻中兵  
 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山名在太平府城北是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



後欲斬渡江者

藕塘之捷

馳往光世軍中諭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者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  
 駐廬州與沂中浚等相應劉猷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  
 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濠次于濠壽之間張浚以兵拒之猷率衆數  
 萬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猷前鋒遇于越  
 家坊敗之猷孤深入入為主帥所襲乃引兵趨合肥欲與麟合而後  
 進行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猷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且使統  
 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猷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  
 騎突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皆擊之張  
 浚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猷以首抵其謀主李愕曰適  
 見鬻將軍銳不可當果髮前也即與精騎數輩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  
 衆皆怖請降麟在順昌聞猷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

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團而退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

始其廢豫之意西遼主大石卒其妻蕭氏權國事子夷列年初遺命其

天皇○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淮陽軍名今

趙鼎罷初張浚治師江上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毋抑之帝謂

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請事語意微侵鼎言

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

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朝鼎與沂彥質請帝回蹕臨安

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上風百倍今六

飛一回六飛續漢書天子五路駕六馬如淳曰人心解體乞乘勝攻河

南而車駕進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鼎言

擒劉豫固易耳然得河南皆保金人不內浸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



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後滋不悅而帝多從後議求退  
 益力遂罷知紹興府按昂與後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  
 望人號為小元紹復尊程頤之學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  
 固有一偽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尊擢用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  
 尚書一姓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勝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昂  
 謝頓首

許浩曰張浚治師江上以禦劉豫遣昂入奏事所言誇大昂每排  
 之浚聞不樂因請事語意微侵昂時昂在內浚在外也自他人處之  
 必將媒孽浚短日夕浸潤以圖去之昂有是心遠臣豈能勝近臣哉  
 浚去必笑而昂乃曰今浚成功當使長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可見  
 其所謀為國而非以己故矣昂心為國浚奚得而憾之浚心亦為國  
 也為國謀而所謀見抑宜憾之矣然亦為國事而憾而非以己憾也  
 故他日罷相而力薦昂則可見矣昂初讓浚而浚薦昂浚不自負昂  
 也他日高宗欲竄浚賴昂力爭而免是昂不負浚矣浚昂不自相負  
 其肯負高宗乎浚昂不負高宗而高宗負之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  
 而自隳其中與之業可惜也

○折彥質罷○以張守參知政○以呂頤浩為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

判臨安府○陳公輔乞詔程頤之學設從之○以劉頤為廣州參議軍

事  
 丁巳七年金天會十五年○西遼咸清二年○夏大德三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府○金

初用大明曆○以陳與義參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張浚改  
 兼樞密使以秦檜為樞密使○何鮮還自金始聞太上皇帝及太上皇

后崩帝成服張浚請導以日易月之制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與庶人

皆釋服官禁中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日綠鐵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  
 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鐵者禪也三十六日而釋此以日易月也晉灼  
 曰漢書例以紅為工顏師古曰紅與工同此喪制者漢文創意為之三  
 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日之文禪又無一月也何謂以日  
 而易乎詔外朝從之宮中仍致喪三年時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

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導以月易月之制知嚴州今為府屬浙江胡寅  
 上疏請致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

胡寅請終喪衣墨臨戎



不與士庶同心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顏師古曰梓宮者天子親身之喪以梓木為之

德也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歛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

乃命浚草詔告諭群臣外朝勉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之喪

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而退上疏曰陛下思

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讎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

妻孥莫之私顧其意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于塗炭昊天不弔禍

變不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

有大隙如此制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

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二月癸巳朔

日有食之○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如金倫陛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

豫曷若○以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如金太尉以王德用瓊兵隸之

帝復詔德瓊曰聽飛節制如朕親行時韓世忠張浚皆久貴立功而飛

少事浚為列將一旦拔起爵位與齊浚深忌之始與之有隙矣○三月

帝如建康府○以呂祉為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帝至建康○

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逢尊宣和皇后章氏為皇太后帝一日號母

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為此耳○以呂頤浩兼

翰林學士朱震引唐建中故事請遙尊為皇太后太后從之○以呂頤浩兼

行營留守孟康罷○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免以其兵隸都督府命呂祉

節制之光世在淮西軍士多降盜無紀律張浚言其沈餽酒色不恤國

事詔以恢復意氣拂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乞解兵柄遂罷

為萬壽○夏四月作太廟于建康○京湖宣撫使岳飛乞終喪制遂還

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留建康見帝數論恢復之畧且上

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得以休

劉光世免

河陽縣名



中興  
之事  
一以  
委卿

今懷慶府孟縣陝州府屬河南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既  
 至河南府閩鄉縣西六十里與華陰縣分界以盡復然後分兵濟  
 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  
 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可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  
 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  
 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帝請詔飛詣都  
 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督命呂祉以督  
 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郾璠素不相下一旦樞之在上則必爭呂  
 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  
 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慨然曰浚  
 固知非太尉不可也怒音勃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  
 以得君為念哉與浚忤即日章乞解兵柄終母喪服以張憲攝軍事

胡國疏  
上被  
安

步歸廬山廬于墓側浚怒奏飛積慮在于併兵奏請去意在要君挾  
 而去相君也遂以都督府參議張宗元權其判官○張浚如太平州淮西  
 視師○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貶知永州張浚薦安  
 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氏之學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  
 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  
 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  
 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  
 祭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  
 典比於荀楊韓氏荀卿趙人也仕楚為蘭陵令著書數萬言羽翼六官  
 好學博極群書口吃不能劇談而好沉思漢成帝時為都給事黃門嘗  
 奏母泉河泉校獵長楊四賦又著法言及太玄經并書后世追封成都  
 伯○韓愈南陽人即今修武縣比南陽苑是年七歲讀書日記數千百  
 言及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擢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唐憲宗朝因諫

四人  
道德  
名世



岳飛請進不許

佛哥貶潮州刺史除鱷魚患召拜國子祭酒歷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其為文擢然一出于正佐佑六經學者仰之如太山比斗云後世追封昌黎伯此三人俱從祀孔子廟庭仍詔館閣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故貶

○六月沈與求卒○詔岳飛入朝遂遣還鎮累詔起飛不得已趨朝遂復職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上奏上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都上游謂居上之流用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秋七月嗣濮王仲湜卒○金晉國王粘沒喝卒粘沒喝內能謀國外能謀敵決策制勝有古名將之風○八月以張浚為淮西宣撫使屯盱眙楊沂中為淮西制

吳社死節以妻死

置使劉錡副之屯廬州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統劉光世之軍鄴瓊列狀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返建康○召淮西副統制鄴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于劉豫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死之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括髮謂以麻繩席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狗奠聞者哀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

綱目斷云書稱知人之難武穆能之其過人遠矣向論呂祉不習軍旅今果漏泄軍情以致鄴瓊之叛向論瓊德不相下今果交訟不已然則鄴瓊之叛呂祉致之也呂祉之死鄴瓊之叛張浚不聽之言所生致也然則當國君子烏可不以公道而處已待人哉故曰公生明偏

○九月詔張浚屯廬州岳飛屯江州鄴瓊叛張浚始悔不用飛言飛乞討鄴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沒喝而兀術惡之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况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攻四太子于清



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皆我耶謀莫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因謂謀曰  
吾今貸汝復遣于齊問舉兵期到服納書戒勿泄謀遂以書示兀术兀  
术大驚馳白金主于是廢豫之意益决四太子謂兀术也○張浚免罷都督府浚總中外之政幾事

叢妻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耻之大及復再三帝未嘗不改容流

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

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鄜瓊叛吳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浚

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

鼎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以趙鼎為尚

書右僕射兼樞密使○以劉錡知廬州○冬十月安置提舉江州太平

觀張浚于永州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為比漢元

光二年遣問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為比帝元

恢并狀兵邀之不至恢以罪下使自殺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

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

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請

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

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計秘計誰復

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秦檜憾浚不出一

言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

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金

以據懶兀术為左右副元帥○閏月以尹焞為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

初焞承召命以疾辭不行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令漕臣奉詔至涪

涪州名屬重慶府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復辭曰學

程氏者焞也遂不至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

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

相掩



退矣越召入見故有是命○張浚棄盱眙返建康○金襲汴執劉豫以  
歸廢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而得立故奉  
二人特厚諸將多憾之粘沒喝既死豫兵復敗藕塘至是尚書省奏豫  
治國無狀當廢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偽稱伐宋以襲之其詔有曰建爾  
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戎安用國為○韓世忠岳飛請伐金以復舊壤  
不報○十一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母喪去位○十二月廣州盜蔡  
毋謹和尚陷三水鎮劉領帥師討誅之蔡毋謹和尚肅聚于三水鎮有  
場劉領帥特為廣州參議官帥兵捕之遂後逐毋謹和尚捕逐餘黨海道  
遂清○劉領建陽之麻沙與劉領曰七世祖廟京兆府萬年基洪固鄉  
人入閩交趾郡王李貴煥卒子天祚嗣

資治通鑑大全卷之九終

重刻翰林校正資治通鑑大全卷之十

○宋紀 附金紀

高宗皇帝

戊午八年金天眷元年○西遼成清三年○夏大德四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府○張守

罷時帝以樓炤言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六朝謂吳梁陳

也梁陳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其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庶

未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以安

於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以胡世將為四川安撫制

置使○金班女直小字○二月帝如臨安府○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

安國寶文閣直學士尋卒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謂先聖

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

胡安國進春秋傳心



學書  
他好

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始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宋下而卒先是帝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座右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上殿童疏食後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內外章奏夜讀尚書率以二鼓罷又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盡惑性情廢時亂日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許浩曰高宗遭國多難文兄北遷問閩江南苟存社稷存離之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之時也外薪嘗膽借恐不及顧乃優游于文翰間率二十四日讀春秋一過若將鑿之而欲行之則春秋之義莫大于復讐而高宗視夫不共戴天之讐不少動心而食稻衣貌自若亦果何所取乎又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而自以學書賢于他好是誠賢于彼也然人嘗以堯舜為法何至以此而自

恕耶夫讀書帝王之美事也而高宗雖讀之徒獎精神而不

秦檜  
入相  
十有  
敦復  
色

帝至臨安府自是定都矣○三月以仲勗為嗣濮王○以劉大中參知政事王庶為樞密副使○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檜因憾之及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陳與義罷○金以韓昉為翰林學士○夏四月詔

王廣視師江淮○五月王倫及金使烏陵思謀來

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襄陽舊地與宋金主命詳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畱守完顏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完顏宗憲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時蒲盧虎位在翰本上撻懶宗雋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



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六月

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以奉先聖祠事田凡五頃時玠僑寓于衢○王庶自淮南還

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以張宗顏知廬州徙劉錡

屯鎮江○秋七月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如金○八月金始頒行官制

○金以所都會寧為上京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會寧即海占之地金之舊土按出虎

水源于此故名金源東京遼陽西京大○九月金改燕京樞密院為行

臺尚書省○冬十月劉大中罷○趙鼎罷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

忌之故罷○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

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

議勿許群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

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後進前說

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知帝意不移遂排趙鼎劉大中而一意議和然

猶以群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盍不

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權如淵劾異議者卒成檜

志○王倫及金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有詔諭江南之地帝

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知平江府何子謹

致仕金詔諭使至平江子謹不肯拜金詔致仕之非秦檜許之○韓世忠乞奏事行在所不

許及金使張通古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大戰兵

勢最重慶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

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張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洪澤有二一在鳳陽

府盱眙縣北三十里一在淮安府山陽縣界未知孰是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十一月以孫

近參知政事○詔待從臺諫詳奏和金得失樞密院編修官胡銍乞斬



秦檜詔貶銓監廣州都監倉先是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  
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  
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  
所以事故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臣  
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柰何自卑辱至  
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然猶慮群言乃詔侍從臺諫  
詳奏得失於是從官曾開張壽夢敦復魏紅李彌遠尹焞梁汝嘉樓炤  
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庭實館職胡珪朱松朱子之父時張擴凌景夏常  
胡范如圭馮時可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李綱亦上疏曰朝廷使王  
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  
多不若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

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陞

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

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曰使我坐困

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

人變詐不測貪林無厭文公集註愛財曰貪愛食曰婪與林同縱使

聽其詔令秦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

車入觀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使賦稅或駭削土宇孟康

音宣謂退縮也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謂權

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

詐誕欺罔天聰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

胡銓  
抗言  
極言  
和議  
之非



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陪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社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其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

可復。伸國勢凌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詐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召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石晉謂晉高祖不敬唐也。敬塘以契丹之兵以滅唐而有天下。嘗稱藩奉貢及割地以界之。微魚也。管仲與鮑叔牙為友。鮑叔知其賢，薦于齊桓公。以顯上稱仲父。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衽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也。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政。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唐玄宗朝盧懷慎與姚崇同拜相。自以才漫不及崇每事由之時人目之伴食宰相。不敢可否。事檜曰：可。近亦曰：可。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



胡銓 乞斬 秦檜 孫近

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記曲禮篇父之讎不與共戴天注父者子之天不能復父之仇仰無以視乎皇天矣報之之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橐街橐街在長安街舊有蠻夷邸然後羈番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若今之鴻臚館然後羈番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趙魏欲共尊秦為帝魯仲連之國彼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不好頭為之民也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連敗鼠宜興宜興縣名屬常州府進士吳師古錄其書于木金人募其書于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死焉袁州府虔州今贛州俱屬江西吳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奸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王庶罷庶屢言和議非是不聽遂求罷從之○

張浚 言和 非議之

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榜論及金通和○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奉表報謝使○以施廷臣為侍御史莫將為起居郎不敢拜御史施廷臣司農丞莫將附秦檜劾章力贊和議檜擢用之朝論大駭吏部尚書張壽率侍郎晏敦復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之使樓炤諭以美官壽終不易前論○作慈寧宮以皇太后章氏將還命作宮以待之

已未九年金天眷二年○西遼咸清四年○夏大德五年春正月大赦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略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益盡之舉其鑿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思信事以仁義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



岳飛  
言和  
非議之

政將士漸孚一旦比面事虜聽其號令比肩遣使接武求盟禮記堂上  
武布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方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  
共守者也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夷  
狄可以削平禍難遠而召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  
楚懷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  
漢高祖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有彭越固陵固陵在開封  
并心不悔茲二事者足為人之戒矣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  
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  
貽後世譏秦檜街之及赦至鄂岳飛又上疏力諫和議之非至有願定  
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  
稽手以稱藩之語疏入秦檜益怒遂成讎隙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為

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  
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知廣州連南夫監明州明州今寧波府比較務  
楊偉皆上書極言和議之失秦檜深怒之○以王倫同簽書樞密院事  
乞奉護梓宮迎請皇太后及割地界使○遣判太宗正事士儂乃了兵  
部侍郎張燾詣河南脩奉陵寢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秦檜力建和議  
用書責檜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柰何為此必  
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  
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  
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固辭不  
拜先是資善堂羽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物故謂  
其同于死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焞



宦者  
始此

李世輔  
夏未  
始此

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呈是改命焯以和議為非固辭不拜○加岳

飛閣府儀同三司飛固辭不許○以王倫為東京留守○以吳玠為四

川宣撫使○初賜內侍藍安石謚宦者有謚始此○十月以周聿為陝

西宣諭使方廷實為三京宣諭使○以李綱為湖南安撫大使張浚為

福建安撫大使○以郭法為陝西宣諭使○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璩為

崇國公聽讀于資善堂○王倫至汴金人以三京及陝西河南地歸之

○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夏人陷府州○夏四月命樓炤宣諭陝西

諸路○以孟庾為西京留守路允迪為南京留守○五月廊延副將李

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世輔之先緩德青間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

金人犯廊延經畧王庶募問者世輔應募有功庶大奇之遷副將金人

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志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耶

戒世輔曰汝若得秉机即歸本朝魚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汚矣

兀木授世輔知同州永可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駟路汝可於此

禽其酋渡洛渭由商號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

同州即遣黃士成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撤離喝來同州世輔

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陽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屢戰皆捷世輔憇高

原望追騎益多與撒離喝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撤離

喝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長驅而北至廊城

縣急遣人告永奇即擊家出城至馬翅谷口而乃為金人所及家屬一

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

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世輔亦

得報不共戴天之仇夏主即以二十萬以文臣王樞武臣移叱為陝西

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郵延今復歸宋世輔取赦文

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辭王樞移叱不從遂擒之夏兵大潰○六

皆格  
言皆格

月皇后邢氏崩于金之五國城○夏國主乾順卒子仁孝立○四川宣

撫使吳玠卒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

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

受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下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

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自富平之敗金人專



張焘言金仇萬世不可忘

意圖蜀微珩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為作廟以奉焉○竄澧

州推官韓紉于循州以上書論和議之非澧州今屬岳州府循州今惠州府是○以孟庚兼東京留

守○士儂還自河南貶兵部侍郎張燾知成都府先是燾還奉曰金人

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因極言必不可恃

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

賊帝黯然秦檜患之遂貶○樓炤承制以楊政為熙河經畧使吳璘為

秦鳳經畧使屯興元以保蜀郭浩為廊延經畧使屯延安以守陝○東

京留守王倫如金金人執之是時兀朮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

境倫聞之即遣珩具言于朝會孟庚至汴倫即解帶輸○秋七月以胡

世將蕪權主管四川宣撫司事于河池河池縣今鞏昌府徽州○金

蒲盧虎等謀反伏誅金宋國王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甚克國

謀父事覺蒲盧虎宗雋皆伏誅以撻懶○金以兀朮為都元帥○金以

杜克為行臺右丞相○樓炤還自鳳翔○八月金撻懶等復謀反伏誅

○蘇武如金賀正日也○冬十月金徙王倫于河間遣副使藍公佐還○嗣

漢王仲偃卒○十二月李光罷以與檜議不合也

○夏五月以莫將為迎護梓宮奉

迎而宮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卒年五十八綱負天下之望以

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身雖在外知無不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

少變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

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

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此行而宋亦豈至於南渡之偏安耶惜哉

○二月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李顯忠為南京副留守○夏四月金蜀

綱為遠人所畏服

李綱卒

○金以兀朮為都元帥○金以

杜克為行臺右丞相○樓炤還自鳳翔○八月金撻懶等復謀反伏誅

○蘇武如金賀正日也○冬十月金徙王倫于河間遣副使藍公佐還○嗣

漢王仲偃卒○十二月李光罷以與檜議不合也

○夏五月以莫將為迎護梓宮奉

迎而宮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卒年五十八綱負天下之望以

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身雖在外知無不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

少變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

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

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此行而宋亦豈至於南渡之偏安耶惜哉

○二月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李顯忠為南京副留守○夏四月金蜀



金人分道南侵

國公銀木可卒○韓肖胄罷○五月作敷文閣○金人分道南侵兀木

至東京留守孟庚以城降之河南州縣皆復為金兀木以歸地于宋為非計遂與韓本定謀

金主乃如燕京兀木自黎陽趣升撒離喝○金冊李仁孝為夏國王許王韓里朶之子

○金烏祿侵南京留守路允迪以城降之葛王烏祿太祖之孫金李成

侵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金撒離喝取永興軍陝西州縣皆降之

○金烏祿為順昌府劉錡敗之六月兀木來戰錡復大敗之兀木走還

汴順昌圍解初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人及殿司

卒三千為四萬人自臨安浙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

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蕪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

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

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

劉錡議守順昌

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

問計諸將以東京已陷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老穉順流還

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

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

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午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

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勇

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車輪

轆埋城上又撒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

粗畢而金游兵已涉潁河至城下五月壬寅金師圍城錡預于城下設

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自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

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金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



劉錡  
敗金  
烏祿

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先是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許清輩敵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轅中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李村錡遣閻允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御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器古弔反大呼也高聲也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百人者聞吹器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於是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元木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與孔彥舟鄒瓊趙榮等帥十萬眾來援過淮寧淮寧府名今開封府陳州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會諸將問

南朝  
用兵  
非昔  
之比

劉錡  
大敗  
兀木

直用  
靴尖  
倒

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眾寡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兀木又來五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而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及成誤國之罪眾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壬子兀木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眾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木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哉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他歷反也倒耳耿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木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



長勝軍

鎬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鎬軍皆番休敵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  
往往困乏方晨氣清凉鎬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  
人出西門搦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  
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庶死戰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  
夕太兩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木拔營去鎬遣追之死者數千方大戰  
時兀木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鐵甲號鐵浮圖戴鐵  
兜年兜年帽也俗謂之鐵帽黃帝製之所以蔽首也年一作整周匝綴長簷二人為伍貫以索每  
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兜  
年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精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直為之  
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  
鎬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

文鎬  
順昌之捷

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  
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木平白所恃以為強  
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擁眾還汴是役  
也鎬雖以寡禦眾而能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  
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  
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木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  
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吳璘使李師顏敗金人于扶風扶風縣名屬鳳陽府拔之  
○岳飛將牛臯敗金人于西京○郭浩使鄭建克敗金人于醴州醴州今西安府乾州是拔之  
喝走還鳳翔○詔齊安郡王士儂主奉濮王祠事○使李若虛諭岳飛  
班師時飛遣將分布經略而自率軍長驅以闡中原將發密奏曰今欲



諸將 敗金 人 論岳 飛班 師世 韓世 忠敗 金人

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志因遣  
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而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  
軍諭旨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  
機難輕失不可○韓世忠使王勝成閔大敗金人于淮陽軍○岳飛及  
金人戰于蔡州敗之復其城○二月張浚使宋超敗金人于朱家村○  
胡世將使田晟大敗金人于涇州今屬平涼府○岳飛使張憲敗金韓常于  
穎昌復穎昌及淮寧府○岳飛使郝晟敗金人于鄭州復其城○知河  
南府李興復汝州遂敗金人于河清復丹陽等八縣李成遁去汝州屬南陽府  
河清今孟津縣丹陽今嵩縣俱屬河南○韓世忠使王勝復海鹽金人來救勝大敗之○  
王德復宿州遂會張俊于城父城父縣名在鳳陽府亳縣東南金烏祿及酈瓊棄亳州  
遁去俊入亳留二日而還次于壽春時酈瓊與烏王烏祿在亳聞德至

夜叉 未易 當

曰夜叉未易當也即引去

初王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

止見一夜叉耳由是

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進取俊

不從而還○安置秘書少監趙鼎于潮州○秋七月岳飛使張應會李

興復永興軍○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之也初為中丞故凡可

岳飛大敗金兀朮于郾城郾城縣名屬開封府先是飛留大軍于穎昌命諸將分

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諸師欲併力一戰飛

聞之曰金人技窘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

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

汝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

卒以麻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尾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

飛軍奮勇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

岳飛 郾城 之捷



楊再與戰死二升

兵飛取金人于朱仙鎮

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萬突戰敗之○以楊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劉  
 錡為判官○金兀朮侵穎昌岳飛使王貴敗之時兀朮既敗于郟城憤  
 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穎縣名屬開封府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驛  
 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其屍焚焉得  
 箭鏃二升飛慟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  
 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  
 游奕雲將皆蒐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  
 之殺兀朮壻夏金吾兀朮引兵還汴○岳飛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忠義  
 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太行山在懷慶府城北垣曲縣屬平陽府沁水縣屬澤州  
 遂復懷衛州太行道絕金人大恐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岳飛大敗金兀朮于  
 朱仙鎮朱仙鎮在汴河北之西兀朮走還汴飛遣使脩治諸陵○岳飛奉詔班師遂

自郟城還鄂州金復取穎昌淮寧府蔡州飛固辭職不許時梁興會  
 太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帥眾歸岳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  
 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汾隰衛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  
 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兵頂盆焚香  
 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直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  
 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烏陵  
 思謀素驍勇桀黠點堅黑也言其凶暴若真桀也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  
 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凱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金龍  
 虎大王之將乞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金韓常亦欲以眾五  
 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在遼東開元城外淮寧府濱州之西今之利涉軍是也與  
 諸軍痛飲爾因止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



秦檜  
詔沮  
飛功

河南  
復陷

老少比去正中興之機而秦檜方欲畫淮以比與金為和諷諫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于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日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如焯曰噍齧也言無復有活而噍食者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極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初兀朮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還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

詔韓  
世忠  
班師

入觀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八月以張九成喻樗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盥七人謗訕和議貶官有差秦檜之謀也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且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以驚憂自沮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且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豈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擢實首選及為刑部侍郎屢以和議為非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楊沂中之師潰于宿州遂自壽春渡淮而還金人屠宿州○九月使李易諭韓世忠罷兵還鎮○金人復入西京知府李興出走○以郭浩如金州節制陝



金子封  
後孔子

西河東軍馬○冬十月金撒離喝取慶陽府河東經畧使王忠植死之

○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為衍聖公時金主方與禮樂立孔子廟于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

○十二月金以阿離補撒離喝為左右副元帥○金始置屯田

軍于中原金既復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以知郴州劉頤為御史

中丞劾秦檜主和議出為淮東提刑

辛酉十一年金皇統元年○西遼咸清六年○夏大慶二年春正月金元术入壽春府遂渡淮

入廬州○詔楊沂中帥師赴淮西岳飛進師江州○金主初服袞冕○

二月王德復和州金元术退師昭關在和州含山縣比德又敗之遂復昭關○

詔韓世忠帥師援淮西○楊沂中劉錡及金元术戰于柘臯大敗之遂

復廬州初元术攻廬州詔劉錡自太平州接之錡渡江與張俊楊沂中

會而廬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衝引兵出清溪兩戰

柘臯  
之捷

元术  
見驚  
順昌  
錡

戰捷元术以柘臯地坦平邦于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元术夾石梁河

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柘臯河在廬州府巢縣西北東關在和州含山縣西南巢湖在廬州府巢縣西一名焦湖周圍

餘里錡命曳新登橋湏臾而成翌日沂中王德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

至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元术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

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元术以鐵騎十萬甲躍馬而出

德引軍一發而斃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

而進德率軍鏖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

而進敵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于東山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

也即退還保于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

元术復親帥兵逆戰于石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復廬州陳山在

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之敗曰比比音佩○金命致仕官至



三品者給半俸○金改封道君皇帝為天水郡王淵聖皇帝為天水郡

公天水郡今鞏昌府秦州故遼主延禧為豫王○金主親祀孔子北面再拜退謂

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

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每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

史諸書或以夜繼焉一日宴群臣于瑤池殿適元术遣使奏捷侍臣多

進詩賀金主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張俊

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三月金人取濠州俊使沂中救之敗績遂皆帥

師還鎮○岳飛帥眾救廬州不及遂還舒州○金元术自渦口渡淮北

去○張俊還師建康○劉錡還師太平○楊沂中還師臨安○夏四月

孫近罷○以韓世忠張俊為樞使岳飛為副使時秦檜方主和議恐諸

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世忠俊飛樞府則

### 兵柄自解檜喜故有是命

蔣誼曰昔朱元晦有曰金始終以和愚宋始終以和自愚若元者

又非特愚而已矣挈肉以鬪虎費金而禦盜欲求虎勢不張盜鋒不

利終不可得也彼公子買為楚伐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買

以說焉則知買為無罪而見殺故仲尼作春秋深著辭貶之夫金之

欲和豈其本意特以順昌之敗已覺膽寒既而復敗于郟城又敗于

朱仙鎮號令不行于河北雖垂延有吞江南之志自無能為也吾

固知彼君臣之謀矣民可恩義結而不可以勢力拘自取兩河之

地無寸澤以及下惟知奪民之食以養兵金民之壯以入軍而中原

之民望宋久矣使宋之君臣同心協謀而張韓劉岳四路之兵併力

相嚮則取中原如俯首拾芥爾不若還其喪返其生母姑留淵聖

息民于目前之樂君臣疑帝王解體伺其有仗義于萬世之名彼有

也不然紹興八年王倫及金使張通古來言婦河南陝西之地而朝

廷非本意奈何以高宗之庸愚濟之以秦檜之奸險削諸將之兵權

以解金人之懼心使飛不死則和不成故高宗殺飛以說大金夫公

刺買以說晉焉得為君矣雖然孟軻有曰無罪而殺士則說大夫可以

去無罪而殺民則士可以徙飛于此時可行矣故易以知幾為神而

飛不達此惜哉



秦檜以計

罷劉光

罷劉錡

○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

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五月置兩淮江東西湖廣京西四道總領

軍馬錢糧官○詔張俊岳飛如楚州巡視邊防○金太師領三省事幹

本卒幹本自天會初即當國事議禮制度○六月以秦檜為尚書左僕

射兼樞密使○罷劉光世兵以為萬壽觀使光世尋卒光世在諸將中

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

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方之韓世

忠岳飛不逮遠矣○張俊岳飛還自楚州○秋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

○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沂中嫉之至是

二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

兵命知荆南府○張俊如鎮江措置軍務○八月立祚德廟于臨江祀

晉趙武及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祀之者特稟其存趙後也○罷知温州王居正居

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辨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溫

州知不為檜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檜猶忌之諷中丞何

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揚時

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

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詩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

王氏學○岳飛罷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

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鉉教飛勿苦降意飛不聽及同如楚州俊

以韓世忠屢抗論和議忤秦檜意欲與飛分背鬼軍飛議不肯俊弗悅

俊又歎脩楚州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

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



金元 木遺 檜書 令殺 岳飛

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將以扇搥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  
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  
怒先是飛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  
師之語惠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安忍而欺其主哉元木遺檜書  
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  
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  
大夫万俟卨其高音角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至舒蘄而不進及與  
張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遂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

綱目斷曰位極者勢危功高者不賞岳飛處危疑之勢立不賞之功  
張俊忌之于前秦檜忌之于後金人忌之于外群小忌之于中苟能  
見幾明决則投簪而退解組而歸儉德避難以脫小人之危可也  
能以此自圖而乃陷其坎窞目是而罷官自足而繫微自是而屈辱  
自是而遭刑父子一門畧無焦類其禍豈不慘哉一念不謹而貽後  
憂無公亦昧于進退之機云爾綱目書此始為秦檜罪而終為岳飛

惜也

九月吳璘復秦州楊政復隴州郭浩復華陝州詔班師遂皆還鎮初璘  
拔秦州聞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園請于胡世將而  
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  
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膠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  
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見陣以拒馬為限鐵鈞相連俟其傷則  
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  
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于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  
軍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  
也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  
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



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  
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盍  
善戰二將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盍果出塵戰晉灼曰盍敵殺人為盍  
塵聲轉為訛耳塵謂苦擊而名殺也今俗猶謂行擊之甚者曰塵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肥馬亟  
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盍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  
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南  
首領爭來附之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西矣  
詔至諸將各還鎮胡世將惟浩歎而已○詔復劉子羽朝請大夫知鎮  
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初張俊嘗為子羽之父給部曲給器之至是俊為  
樞密遂薦其才故復用焉○莫將還自金詔以劉光世為金國通問使  
○冬十月金人入楚泗州○劉光遠還自金詔以魏良臣為金國票議

使元本道光遠還要重使會議秦檜奏遣良臣還○下萬壽觀使岳飛于大理寺獄時秦檜必

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俊

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

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

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鵬兒以奸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

即許諾於是檜俊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攻發因以

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伏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

憲謀擾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鞠之憲

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王應來曰俊以為樞密無推勘法俊不聽

親行鞠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

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至行在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



岳飛 誌大 理寺 四字 深入 膏理

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遣使召飛父子  
 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大理獄檜命中丞  
 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  
 濕畫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膏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  
 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  
 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高素與飛有  
 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  
 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  
 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為言漢書音義曰逗留曲行避敵也高喜曰檜  
 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藏  
 之以滅迹高又使于鵬孫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

莫須有

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理下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若猷皆言飛無  
 辜判宗正寺士儻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  
 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  
 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嘆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也

采史論斷曰矯詔者專恣無君之辟楊氏曰小人設險中之險以陷  
 君子坎之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君子猶以為未又設險中之  
 險坎險也實險中之險也蓋金人之所忌者惟飛而秦檜所忌者亦  
 飛以為苟不害飛終梗和議是以必欲害之也誣以謀反固險矯詔  
 下獄此非險中之險乎秦檜主之張浚萬俟卨又從而成之誣累張  
 憲株連岳飛羅織繫獄意檜何讐于飛上何負于檜此誠天地之大  
 變人心所不容檜之罪又何得而粉飾之哉故書矯詔所以著其無  
 君之罪書下岳飛于大理獄所以著其誣累之非即此之所書驗當  
 時之得失則宋事之興廢從可知矣

岳飛山曰按岳飛之死世皆以為秦檜矯詔殺之而此持筆帝下飛  
 于獄何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檜非承其意決不敢殺其大将藉使







飛死 金人 酌酒 相賀

飛天 性忠 孝

從坐者六人籍飛家皆從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  
布衣劉元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  
金以蠟書以蠟為彈丸置書其中故曰蠟書奏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  
聞其至諸酋酌酒相賀云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讎虜為  
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  
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果玠素服飛願與交驩乃飾名妹遺之飛曰主  
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  
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愛命  
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  
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將  
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壻其女凡有頒

撼岳 家軍 難

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將制與謀議定  
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張俊嘗問用兵之法飛曰仁信智勇嚴關一不可飛好騎禮士覽經史  
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  
烈議論持正不枉于人卒以此得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東萊曰飛之死尤不厭衆心飛忠孝出于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  
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胡其用兵也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杜克也  
以八百人破群盜五十萬衆于南薰門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  
其十萬衆于桂嶺其戰兀術也于穎昌則以皆蒐八百于朱仙鎮則  
以皆蒐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虜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  
之自兀術有必殺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虜合而張浚之心又與  
檜合檜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而莫須有三字強以傳會欲加之  
罪其無乎千載而下每念每武穆之冤直欲顛天而魚從也  
先儒松雪翁曰為忠臣見忌于奸臣賊臣權臣不免于殺其身者自  
古有之若宰嚭之殺伍員斬向之殺屈原奸臣也張巡死于祿山顏  
真卿死于希烈賊臣也近世秦檜殺岳忠武王韓侂胄殺趙忠定  
公權臣也亦奸臣也然而聞忠臣之名者未嘗不仰之敬之聞奸賊



權臣之名者則必垂之詈之此天理人心之公論萬世之所同也偉哉斯言宜為千古奸賊權臣之戒愚觀武穆王奮身戎伍位至將相其英雄謀畧雖古名將鮮有及之而高宗昏暗竟為賊僧謀害孝宗即位詔求其後子孫祿祿以上皆官之立廟于鄂號忠顯之廟其在錢塘之祠尤盛王之父子六人及其父母與諸孫名位通顯者皆有像祀之王部曲諸將元朝皆贈為侯望繪其像于王之左右每歲春秋郡守致祭縉紳名賢請其祠者無不肅容瞻拜頌咏稱嘆蓋其忠孝之德雖千萬人而曠百世同此心也其秦檜張俊萬俟卨三賊至刻其心而食其肉不及王守祠之大也

壬戌十二年金皇統二年○夏大慶三年西遼仁宗夷春正月張俊還自鎮江○金

衍聖公孔璫卒子極嗣○二月進封建國公瑗為晉安郡王今保寧○

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行在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

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鑄往使帝召

至內殿諭之曰朕比埋庭蘭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

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

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

遂遣鑄還許歸徽宗之喪及帝母常氏○金改封劉豫為曹王○三月

放判大宗正寺齊安郡王士儂于建州秦檜惡其救岳飛也齊安郡今黃州府

○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夏四月策進士于射殿賜陳誠之秦熿

等及第秦檜魚子取妻兄南省擢熿第一南省禮部也唐開元中謂尚書省為南省門下中書省為

比檜以為嫌故以誠之為首以其策專主和議也○以孟忠厚為迎護

梓宮禮儀使王次翁為奉迎兩宮禮儀使○金使劉筈來以衮冕圭冊

冊帝為大宋皇帝

宋史論斷曰宋于金則書奉表稱臣金于宋則書以衮冕來冊帝中

國屈于夷狄足上首下至是不否極矣貶中國之鳴名受夷狄之穢號

夫悲位瓊山曰嗚呼帝者中國所自立上受天命而下應人心者也所傳者二帝三王之統所踐者祖宗列聖之祚况高宗被衮冕即皇帝位



郊天享廟君國子民至是已十有六年矣乃始受金人之封國號其  
袞冕以為大宋皇帝抑不知自天理人倫于是乎掃地天冠地履于  
號耶嗚呼夷狄之禍至是極矣或曰此非特高宗之創始前此石  
是乎倒置秦檜之罪上通乎天矣夫爾事出于此救死非得已也君  
晉固已行之矣嗚呼敬體之君而故有宋一代中興之業者乎或曰  
不之與焉况高宗繼體之君而故有宋一代中興之業者乎或曰高  
宗亦為親而屈有不得已焉耳嗚呼高宗救親之道亦多端矣而必  
為此者由其心術不明休于秦檜之邪說所謂秦檜之罪上通乎天  
也者此

○金主立其子濟安為太子金自太宗及金主皆自諸班勃極○脩臨

安府學為太學○五月以鄭剛中為川陝宣撫副使○沈昭遠如金○

初置權場于盱眙○金主宴群臣于五雲樓金主自去年荒于酒諫者

逐庸日當戒然未嘗止也○六月安置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主庶于道州○

以吳璘為階成岷鳳四州經畧使○秋七月竄福州判官胡銓于新州

秦檜諷司諫羅汝楫論○八月何鑄罷秦檜以其不附會○以不佞

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皇太后常氏至自金歸于慈寧宮○鄭剛

中以商秦之半畀金人棄方山和尚二原以大散關為界商州今西安

屬鞏昌府○徽宗皇帝顯肅皇帝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至自金帝易

總服奉安于龍德別宮

劉定之曰高宗之與金和也謂使者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  
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又曰朕比望庭闈無淚  
可揮鄉見金主當告之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  
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于是宋上表稱臣借金帛認冊命宋皇  
帝歸常后及徽宗鄭后等喪意高宗于此誠屈矣然為其父母而然  
則志可矜也假令不為之屈而金人于其父母尚存者幽囚困苦之  
甚而刀鋸鼎鑊之已死者舉而委之于壑孤狸食之蠅蚋姑撮之高  
宗雖偃然帝于江表亦何以為心哉當時相臣忠義者雖云有若澤  
綱鼎浚將臣智勇皆雖云有若張韓劉岳侍以支吾則可矣欲望其  
制吳乞買粘沒喝君臣之死命而回徽欽之轅以南向豈易能哉故  
高宗之志可矜也全斥其非也古之人處此有高宗所不能  
及者曰漢高帝又有不能及高宗者曰周平王故吾以高宗為可矜  
焉何也漢高帝之父曰太公為項羽所執置于錮上謂高帝曰若惡  
下不然吾烹若父高帝應之曰吾與若具此面事懷王約為兄弟吾



翁即若翁必欲烹幸分我一杯羹其言不少屈者以羽兵少食盡可  
脅而與之和也故侯生繼往御太公以歸高宗奔播海隅僅存餘息  
向能及此哉至如平王之父見弑于申侯于申之有難也平王遣兵  
為之戍守以救其危亡是則非其力弱不足以復讐若高宗而直志  
親以事讐爾故力足以制仇敵而使其親來歸者上也力不足以制  
讐言而自屈以歸其親者中也力足以制讐敵而無意之于其親者下  
也此漢高帝宋高宗周平王三君之等差也若乃高宗銳意和金而  
信奸相秦檜之言殺良將岳飛以就之則愚惑甚矣豈可終恃哉漢  
高帝既歸太公之後即取羽于固陵使高宗既和金  
之後岳飛尚在俟彼之渝盟也而伐之不亦善乎

○九月以孟忠厚為樞密使充樞密院總護使○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

國公以和好成也○以王次翁充金國報謝使○以郭浩為金房開達

四州經略安撫使○楊愿如金賀正旦○金置榷場于壽鄆州鳳翔府

○冬十月葬徽宗及顯肅皇后于永固陵在紹興府會稽縣南寶山以謚節皇后祔

之彛改曰永祐○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

公辭不拜以太后回鑿推恩也檜以○十一月貶何鑄為秘書少監以其

張俊

援岳飛也○張俊有罪免初俊替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

及諸將已罷和議已定而俊居位無求去之意檜諷臺臣江邈論之俊

乃求去遂以靜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江靜

今桂林府寧武今保寧府廣元縣靜海今揚州府通奉朝請十餘年而

卒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

岳飛為世所鄙薄○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焞直弘毅身體力行

程頤嘗以嘗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罷朝請大夫

知鎮江府劉子羽初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厲

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秦檜始以復職非已出已不悅至是益怒焉諷

諫議大夫羅汝楫論其專任私意變亂是非遂提舉江州太平觀罷歸

詔秘書少監秦熈修建炎以來日曆秦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乞以

尹焞



子熺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童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  
比還為己功自頌其事使著作郎王楊英周執羔上之○孟忠厚罷○  
十二月金太子濟安卒○西遼感天后蕭氏卒子夷列立籍戶口八歲  
以上者得八萬四千五百

○癸亥十三年金皇統三年○西遼紹興二年○夏天慶四年春二月作景靈宮于臨安○三月

築太社太稷壇社稷壇在杭○築園立府城南○夏四月頒鄉飲酒儀

于諸州○潤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

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崩册王次翁罷○五月金初立太廟社

稷○六月程克俊罷○秋八月行人洪浩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

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至是以和議成許使人還餘皆物故

惟三人得歸已而金人懼為已慮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等已在舟

行人  
洪皓  
歸舟

中矣皓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歸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

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

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

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

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大呂乃可遂除皓徽猷閣直學士復以

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遣江邈奉迎累朝神御于温州○九月宗室左

朝奉大夫子備卒詔晉安郡王瑗解官持服○冬十月奉安累朝神御

于景靈宮○十一月有事于園立赦○十二月癸未朔日食不見○金

使完顏暉來賀正○初營田于關外○建秘書省○求遺書

甲子十四年金皇統四年○西遼紹興三年○夏天慶五年春正月行人王倫為金所殺金欲

以倫為平樂二路都轉運使平州今永平府屬州屬焉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



以威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益殺之倫遂帶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  
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雷欲汚以偽職臣敢  
愛一死以辱命遂就縊於是河間地震兩雷三日聞者哀之○作太學  
及國子監郎岳飛第為之太學凡十三齋○二月万俟卨罷以樓煇簽  
書樞密院事○三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朝奉郎直秘閣劉子翼卒  
翼字彥禮齡次子子翼天性孝友平居閱書不自暇誨子弟諄諄曾次  
洞然與人交談而耐久心計精敏長于理財至聞善聚斂者則深惡之  
其為州必與令約曰公事勿彼此第簡易毋擾民可也凡聽訟甲乙迭  
問理徹而精通曹無留務獄無停囚常曰取吏何必厭威顧令奉行文  
書勿與吾事足矣深惡厚  
屠氏之學其書亦不觀也

許浩曰野史奚而作乎蓋朝廷之政有善有不而斯民以休以威好  
事者見而不平而書之以詔後世使為之鑒戒也又奚為而禁乎蓋  
夫君相自不知其所為不善而恐其聞于後世故禁使勿書以威其  
也殊不知此乃公論而天理之所存人心未嘗死也所以不廢而不可  
禁也何也蓋君相有死之日而人心未嘗死也所以不廢而不可  
則固有能識之者將必大書特書不一書以傳之矣故曰不可得而

禁也秦檜包藏禍心外交金虜引用奸邪以成和議以臣事金得罪  
于天下也夫檜知朝政事檜以己之過惡皆已滅迹萬世之下人不得  
以紀述朝廷政事檜論具在而惡皆已滅迹萬世之下人不得  
矣豈知身死之後公論具在而惡皆已滅迹萬世之下人不得  
議誤國之實史臣莫不備書而纖悉靡遺故不必禁則縱之使歸使贊和  
禁乎然抑有不可禁者金國史也金史不可禁則縱之使歸使贊和  
議以及稱臣拜詔之實固已先書則又何必死後而史臣書之而後  
傳也然則野史之禁將奚為乎

○五月樓煇罷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置經界局于平江府以李  
春年領其事○金使烏延和來賀天○六月黥配太學生張伯麟于吉

陽軍伯麟嘗題壁有云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昔越嘗伐吳吳王闔  
閭重創而死子夫差立誓欲復讐朝夕計薪中出入使人呼檜怒故也  
曰夫差而亡越人之殺而父耶後卒敗越復仇而汝也

○九月以吳璘為利州西路安撫使楊政為利州東路安撫使○徙趙  
鼎于吉陽軍秦檜怨其不附和議故也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



此老  
強猶  
告

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強猶昔○冬十月何  
若請黜程頤之學秦檜從之○十一月徙李光于瓊州○十二月李文  
會免以楊愿簽書樞密院事○刻帝書六經于國子監

乙丑十五年金皇統五年○西遼紹興二年春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受朝

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二月封崇國公璩為恩平郡王恩平

肇慶府○夏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帝幸秦檜第○冬十月楊時罷

以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以秦熺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

丙寅十六年金皇統六年○西遼紹興三年春正月行籍田禮○二月毀淫祠

作秦檜家廟○三月作武學○夏五月作景鐘○金右丞相韓侂先

卒企先為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將大勸後進為已責任○高麗王

楮卒子覲立○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金人重虛中之才號為國

金殺  
字文  
虛中

金殺  
字文  
虛中

師虛中知東北之士憤為左衽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響乃與其翰

林學士高士譚等同謀欲因金主郊天就劫發之先期以蠟書來告于

朝欲為之外應秦檜拒不納會事亦覺虛中與其子師瑗皆遇害闔門

無噍類○秋九月以何鑄為金國祈請使請朝○金劉豫死○冬十月

提舉太平觀劉子羽卒子羽忠顯公給之長子也仕至右諫議大夫充

子羽天性孝友慷慨自許每有致身報國之願當事之艱衆人惶

懼失措子羽色逾厲氣逾勁遇事立斷凜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決機

殆無遺策得將士心皆願為盡死其為政發姦植伏若神所治不畏強

禦輕財重義緩急叩門無愛財利救人之絕傾貲倒廩闔家塾延名士

以教鄉之秀子弟吏部郎朱松疾病以家事托子羽築室居之舍旁教

其子熹與已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生再貶徙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



放張  
連于  
州

張浚  
上疏  
得貶

其許國之誠則至于沒而不懈也○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方放萬壽  
觀使張浚于連州先是浚因慧見欲力論時事以悟帝意以母大夫人  
許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許氏見其形瘠浚具言所以許氏誦  
其父咸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  
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  
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  
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  
歸罪正臣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時秦檜謂已太平日  
興彌文諱言兵事見之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

丁卯十七年

金皇統七年○西遼紹興六年○夏大慶四年

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

簽書樞密院事○以秦熺為資政殿大學士○二月李若谷罷○三月

何若罷○以段拂參知政事○夏四月以汪勃簽書樞密院事○五月

安置知饒州洪皓于英州○秋七月召鄭剛中還以知成都府李玿權

四川宣撫司事時剛中治蜀頗有方畧秦檜忌之○八月清遠軍今柳

融節度副使趙鼎卒于吉陽軍先是鼎潛居深慶門人故吏皆不敢通

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餽醪未嘗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

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

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旗

云身騎箕尾歸天上箕尾東方之宿名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囑其子乞歸葬

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國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

敵可圖讎可復惜其見忌于檜齋志以沒齋持也然中興賢相則鼎為

稱首焉○冬十一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趙鼎  
中興  
賢相



戊辰十八年金皇統八年○西遼紹興五年春二月段拂罷○三月以秦熺知

樞密院事○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罷秦熺為觀文殿學士兼侍

讀位次右僕射○五月歸浙東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顯忠熟知西邊

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遂降官奉祠○罷四川宣撫司以李

璆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六月金以完顏亮為平章政事亮本名迪古

幹本之子也為人性格急猜忌殘忍在數自以為金主○秋八月汪勃罷

以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金以完顏宗賢為左丞相○九月詹大方

卒冬十月以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金太師領三省事兀朮卒金自

喝死捷懶蒲盧虎并皆有自為之意幹本獨立不能如之何使無兀

十一月徙胡銍于吉陽軍○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為右丞相兀朮一人而已

朔日有食之○金以完顏亮為東保領三省事亮既得政益要譽引用

夏五月金黜完顏亮行臺尚書省事先是四月壬申夜大風雷雨雹

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

賜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金主問誰使為之左丞相

宗賢曰迪古乃實然○秋八月金主殺其左司郎中三合○九月金復

召完顏亮為平章政事亮行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冬十月金主

殺其弟胙主常勝○十一月金主殺其后裴蒲氏自兀朮既沒其後裴

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心不能平因飲酒自遣酣怒

○十二月金亮弑其主曹而自立更臣贊曰金熙宗之世境內無事故禮大臣委以國政故其治有足

觀者末年醜酒妄人懷危懼自致凶禍焉金主亮追廢其故主曹為東昏王○金主追謚其考梁宋國王幹本為

帝廟號德宗○召隱士劉勉之不至



庚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西遼紹興二年春正月施全刺秦檜于道中不克

檜殺之時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遮檜肩與刺之不中逮

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

也詔磔于市磔陟格也○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太氏皆為皇太后

幹本正室徒單氏無子次室大氏生金主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及金主弒熙宗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乎通官見金主不可也

主街○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巫伋簽書樞密院事○余堯弼如金

賀郎○以秦熺為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編管右丞務郎李孟堅

于陝州先是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永究孟堅李光所作小史語涉

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於是胡寅程璠潘

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永中吳元八人皆緣坐黜陟有差○安置徽猷

閣直學士致仕胡寅于新州先是秦檜嘗以白金與寅寅報檜書云願

公脩政任賢尊主攘狄檜怒遂陷以李孟堅之獄復令右正言童復劾

之遂貶○夏四月置力田科○金主大殺其宗室以蕭裕為尚書左丞

蕭玉為禮部尚書初金主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

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街之將進

誅焉恐國人以秉德等皆懿親大臣無罪而死人心不服於是裕教尚

書省譯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審左丞相唐括辨判太宗正寺

胡里甲等繫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隣北京殺留守斛

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

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皆絕

金瓊山曰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哉吳乞買執宋徽欽二帝而辱之于害及其戚屬當是其臣最為之致力者粘沒喝即可罕也夫中華之主奉天子民乃天之子也以裔夷之賤而陵天子之尊是不知有天矣天豈容之乎宋人力微不能報之天乃假手于其子孫俾自殺其



子孫以代宋人報讐焉自歲丁未至此僅二十有四年欽宗猶及見之出乎爾反乎爾其受禍之慘蓋亦相當矣嗚呼天道果無知哉後之夷狄恃其強力以為中國害者亦可以鑒已

○五月秦檜上中興聖統詔奉安于景靈宮○六月加秦熈少保○秋

七月除薪米稅○八月徙張浚于永州秦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炳

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同察之○金以蕭玉參知政事○九月竄太

常主簿吳元美于容州今梧州府容縣是○冬十月金主殺其左副大帥撒離

喝平章政事李告工部尚書謀里野夷其族於是斜也子孫百餘人謀

里野子孫二十餘人皆死○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辛未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西遼紹興三年春正月金初置國子監○二月

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請淵聖及皇族○三月金營宮于燕京金主稱

慕中國朝者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官難于轉漕民難于赴訴不若從燕以應天地之中興金主意

合乃詔廣燕城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三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官駁之飾編傳黃金而後問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駁之

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焉○夏五月金主納其宗婦于宮○秋七月以曹筠為

四川安撫制置使○九月巫伋還自金言金人不許所請○冬十一月

余堯弼罷

壬申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西遼紹興四年春三月編管王庶子之奇之

荀子梅容州秦檜意也梅州今潮州府程鄉縣○貶直龍圖閣葉三省于筠州竄

監都察院王遠于高州以通書趙鼎王庶力詆和議也○夏四月巫伋

罷以章復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金主使唐括定哥殺其夫宗義節

度使烏帶以定哥為貴妃○九月章復罷冬十月以宋僕簽書樞密院

事○竄從政郎楊煇于萬安軍營章書議和戎非便故也

癸酉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西遼紹興五年春三月金遷都于燕改燕京



為中都汴京為南京中京為北京廢上京為會寧府○以王循友知建

寧府○金以蕭裕為右丞相○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招

徒單氏后子會寧大氏存燕常思念徒單日謂金主曰徒單后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父病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徒單后偕來我死必迎致之當如事我○五月以蕭振為四川安撫制置使○金

主殺其弟西京留守蒲家○冬十月宋樸罷○以史才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金主納其叔母阿懶為昭妃召為王烏祿妻烏林香氏于濟

南烏林香氏自殺時金主恣于淫泆於宗族姪女無所忌耻皆與之女

又召烏祿妻烏林香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

累也行至良鄉自殺

甲戌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西遼承天后耶律氏崇福元年○夏天盛六年春正月金蕭裕謀反伏

誅裕在相位時功專恣勢力朝廷金主倚信之裕以金主猜忌誅忍殺恐將及禍遂與蕭馬家奴持謀立故適主廷禧之孫○三月

竄何允于英州○夏四月以孔楫襲封衍聖公楫玠之子○五月癸丑朔日

有食之○金始置交鈔庫

金瓊山曰元以來鈔製始此按宋之交會其製無考金史交鈔之製外為闌作花紋其衡畫貫例外畫禁條闌下備畫經由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無承其舊至今沿用之中雖小異而其大槩實相同也宋之交會猶與錢相為輕重而有稍提之法此後則錢自錢鈔自鈔各自與物相為輕重矣

○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貶四川制置使蕭

振于池州以符中行代之○以秦埴修撰實錄院埴曾孫也是年舉省

試殿試皆為第一及廷試知貢舉湯思退以埴第一帝讀其策以其皆

檜燿語遂擢張孝祥第一降埴居第三至是修撰祖父孫三世同領史

職前此未之有也○冬十一月魏師遜罷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簽

書樞密院事○加秦檜少傅封嘉國公○金毀會寧舊宮及大族第宅

秦檜三世

秦檜三世  
領史



夷其址而耕之○十二月竄知饒州洪興祖京京轉運副使魏安行于

昭欽州昭州今平樂府○竄通判武崗軍方疇知雷州王建于永辰州

秦檜怨疇通書于胡銓也武崗軍今宜慶府武崗州○西遼王夷烈卒遺命其妹普

速完權國事子幼故也自號承天皇太后

乙亥二十五年金貞先三年○西遼崇奉二年○天盛七年春二月竄常州通判沈長卿仁

和縣尉黃燁于化州武崗軍仁縣屬杭州府○夏四月施鉅罷○五

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六月鄭仲熊罷以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改

岳州為純州秦檜同岳飛姓故改○秋七月進封李天祚為南平王

○八月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寺獄先是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

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

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

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寺獄

檜陷五十人于死不能書秦檜死

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袞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謫居汀州檜乃諷殿中侍御

史徐嘉論趙汾與袞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袞大理鞠問使

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獲

釋○以董德元參知政事○冬十月秦檜有疾詔進封為建康郡王加

其子熺少師並令致仕是夕秦檜死檜為相屏塞人言蔽帝耳目一時

臺諫非誦檜功德則許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或恐觸忌諱畏言國事則

止言乞禁銷金鋪翠鹿胎冠子以責塞百官當輪對者多謁告謂告歸

言請言請避免群小媚檜無所不至呂愿中率賓佐共賦秦城正氣詩張扶

請檜乘金根車秦始皇閔三皇之禮或曰啟端山車金根之色於又有

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何休曰禮緯合文嘉曰禮有九錫一與馬



予矢八缺九秩皆所以勸善扶不能白虎通曰能安民者賜與馬  
 能富民者賜衣服能治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  
 者賜軒縣之樂也朱戶謂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衣服謂玄衮也樂  
 則謂軒縣之樂也朱戶謂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衣服謂玄衮也樂  
 虎謂軒縣之樂也朱戶謂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衣服謂玄衮也樂  
 賜以祭祀也及病帝幸其第問馬檜無一詞惟流涕而已遺表有云  
 願陛下益堅隣國之權盟謹國是之搖動贈中王謚忠獻檜居相位凡  
 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零盡其頑鈍無耻者  
 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又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同上動靜  
 郎國事惟申省無一至帝前者又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  
 解者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陰險深阻與同列論事  
 帝前皆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  
 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焉

宋斷曰姦臣之惡莫甚于秦檜馬蓋宋至高宗危亡已甚自檜挈家  
 北還專主和議以罷四方援兵上蔽日月之光下亂彝倫之叙大讐  
 不復孤二帝望救之心報本欠虧廢七廟禘嘗之祭陷衣冠于左任  
 喪廉耻于夷風妬害忠良殺岳飛而屏父子擠排讜論竄趙鼎以及  
 諸臣賄通四夷冤舍九地惡固同于擣抗凶實類于窮奇借使聖人  
 再生春秋再作亦不能書其彌天之罪矣然則秦檜以奸邪賣國誠  
 天地不容之人人神共怒之賊然猶得保首領以沒追封加謚者何  
 哉嗟乎此又天地至微之理也蓋太宗嘗負太祖背盟專位使其子  
 孫幾至滅絕天安得不生秦檜使負高宗以喪其社稷歟不然何朝  
 士皆疑之惟范宗尹李回力薦其忠卒使其秉執大權也故君子觀  
 乎宣和殿檜生王芝則知亡宋之禍已兆于  
 是矣詩云取譬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以湯思退兼權參知政事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屬以後事  
 各賜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  
 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治秦檜姻黨安置曹未  
 鄭億年於遠州竄莫汲等九人于嶺南免林一飛等二十三人官○金  
 主迎其太后徒單氏至燕○十一月以魏良臣參知政事○以士儉為

資治通鑑卷之八十五  
 宋高宗皇帝本紀第五十五



嗣濮王令諒為安定郡王二王自令庶士備卒後秦○十二月詔復張

浚折彥質不俟高段拂及洪皓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于

郴州胡銓于衡州召孟忠厚奉朝請○董德元免以沈該參知政事○

以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劉錡知潭州○復以蕭振為四川制置使符

行中免○金汴京火金主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為南

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

殺長寧丙子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西遼崇春正月追復趙鼎孫近江藻鄭

剛中舊官○安定郡王令諒讓封于其兄令格詔從之○金以蕭玉為

右丞相○二月魏良臣罷○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使以邊事已定○以不俟

高參知政事○竄東平進士梁勛于遠州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

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夏五月以沈該不俟高為尚書左右僕

射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六月以程克俊參知政事○淵聖皇帝崩于

金○秋七月彗星見詔求直言○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參知政事○

九月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復安置特進張浚于永州浚

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焉浚會有母喪念天下事為

和議所移邊備蕩弛且聞金主驕悍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

為嫌適有星變求直言浚上言金人數年間世必南侵而吾方溺于宴

安謂金可信蕩然莫為之備沈該不俟高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惟欲

受命于金疏進不俟高張思退大怒復安置永州○金主改革其始祖

以下十主于燕之大房山在順天府房山之南也○徽猷閣直大學士致仕胡寅

卒

丁丑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西遼崇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

福四年○夏天盛九年



三月石侯高卒○夏六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四月制置使蕭

振卒秋七月以李文會代之○八月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月張

綱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冬十月金初鑄銅錢先是止用前代錢也○十一

月湯鵬舉免○孫道夫如金賀正旦也

**戊寅**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三月○西遼崇寧五年○夏天盛十年春正月金主杖其諫議大夫楊

伯雄金主使小底東勝家保養其次子炯思阿補至是病死追封宿王

楊伯雄語同直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外宮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

國家風俗素尚如此金主聞之怒召伯雄謂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為豈

得言風俗禁中事豈汝當言朕或躬中不佳間或不視朝則是少得人

幾拜耳而庶事皆奏決便殿縱有死刑不即論決蓋使囚者得緩其死

至於除授宣勅雖復稽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閒暇頗閱教坊聲樂聊以

自娛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醜酒嗜音峻字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

亡內作色荒以下書五子之歌篇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畷也荒

者迎亂之謂醜嗜首無厭也峻高大也字棟字也雕繪飾也言六者

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此戒人君不恤國事溺于此者耳如朕雖使聲樂喧動天

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賂者乎外聞敢有竊議者乎爾諫

官也有可言之事當公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

對曰陛下至德明聖固無竊議者愚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乃

杖而釋之○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倫同知院事○孫道夫還

自金且奏言金主欲南侵故先設二事為辭湯思退不以為然金主語

歸白爾帝事我上我多有不誠我民有叛入爾境者索○三月辛酉朔

日有食之○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金主嘗與張仲軻論漢書謂

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幅廣也負均也言疆境廣大均平又



長也負可謂大笑仲軻曰本朝封疆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  
一作損可謂大笑仲軻曰本朝封疆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  
為大笑金主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遂遣使籍其諸路丁壯充  
軍○九月以王剛中為四川制置使○以士輅音為嗣漢王○作損齋  
帝以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乃屏去玩好置經史古書于  
中以為燕居之所自撰記文

許浩曰所貴乎知易者以其遇益則能自損以求去夫損遇損則能  
思益以務得其益也若其于益而不知思夫損則莫益擊而損必招  
于損而不思夫益則已事不往而益終不可得矣是豈知易之道者  
哉高宗遭國多難父兄比遷則家損矣中原失守苟存江南則地損  
矣邊兵屢姻國婦多墜則人損矣此正所謂損之時也高宗于此  
新嘗膽勵兵比向以未益其損而己乎高宗不知出此而于遷徙未定  
復亦理之必然也豈終于損而已乎高宗不知出此而于遷徙未定  
之取築室自居以損為益委曰治道貴清靜宜恬淡寡欲清心寡欲  
是則守乎一職治乎一事者之所為也宋高宗為天下之主而當厄  
難之時父兄之仇待之為復生民塗炭待之為極日夕皇皇以求益  
之不暇顧乃以損而自處乎夫惟其以損自處則以偏信賊檜稱臣  
乞和而威則損歲納銀幣而財則損盡准自守而疆則損殺飛虜之

而士則損野有餓而民則損而無乎不  
損矣是則高宗之自損也誰能益矣

○冬十月金營宮室於汴京○十二月安定郡王令衿卒

已卯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西遼崇福  
六年○夏天盛十六年春正月禁科賣鹽帝曰鹽雖

民間當用之物不可一日缺至於科賣則為大害盜賊往往繇此以起

而計口食鹽之法尤非所當行也○二月金造戰船于通州今屬順  
天府○

三月立限田差役法○金大造兵于諸道○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

夫知州今屬成  
都府先是道夫使金還累奏金有南侵之意帝曰朝廷待

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對曰彼殺其君而奪之位與兵豈問有

名沈該不以為慮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

○六月以王綸為金國表稱謝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九成

卒○陳誠之罷○沈該免○秋七月以賀正中參知政事○復以令諒

金造戰船于通州  
彼以何名  
為兵端



湯思退陳康伯入相

李燾脩公卿百官通鑑長

章皇后崩

為安定郡王○八月金調馬于諸路○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尚書

左右僕射康伯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帝謂為真宰相嘗命與湯思退

論事俾其勿憚商確必當理乃已康伯言大臣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

鄙夫患失者臣所不為○以李燾為幹辦公事初燾以司馬光百官表

未有繼者乃偏求正史實錄旁採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

合新舊官制踵而成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蓋始于此至是四川安

撫制置使王剛中聞燾名薦之翰林學士修國史周麟之言如雙流縣

詔給札錄付史館燾博學剛正張浚張燾成器重之秦檜盛時常遣人

諭意欲浚燾以通問即召用之燾惡其誤國擅權遠不與坐此偃蹇州

縣垂二○皇太后章氏崩年八十帝事甚謹先意承志唯恐不及或

已高惟優遊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十一月葬顯仁皇后○十二月

以王綸知樞密院事○金主殺其太醫使祈宰以諫南侵

庚辰

三十年金正隆五年○西遼崇福七年○夏天盛十二年

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

事○二月立普安郡王瑗為皇太子進封建王更名瑋先是宰相湯思

退陳康伯奏事畢帝留王綸葉義問同諭之曰朕有一事所當施行似

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卿等可議除少保使相仍封真王眾皆前賀帝

曰朕久有此意深惟載籍之傳並后匹敵而政耦國亂之本也朕豈不

知此第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

天鑒臨必生聖子為此以擊人心不可無也帝復曰此事出于朕意非

因臣下建明朕覽唐宣宗事群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

理矣於是普安郡王自育宮中至是已三十年而王天資英明豁達大

度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趣朝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妄視平

宮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語府僚曰聲色之事未嘗畧以經意至



于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嘗蓄之騎射翰墨皆絕于人○三月以

皇姪恩平郡王璩判大宗正字名璩始皇○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帥

舟師平之金主命文曰朕志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夏六月王綸罷

○秋七月丁丑朔日有食之○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同知院

事朱倬參知院事○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賀允中致仕○冬十月

虞允文如金賀正旦允文至金見運糧造船者多及辭還金主謂曰我

將看花洛陽允文奏之○十二月湯思退免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

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

也宜寘之憲典遂奉祠○初行會子○徐度如金賀生也○以張一俊監

廣州都作院橫渠先生五世之孫也○辛巳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二月二日宋雍本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帝不受朝○二月詔復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三月以

楊檜參知政事○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僕射○徐度還自金時

金主南侵之議已決乃密隱畫工為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

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吳山

在杭州府治東南遣使治諸道兵其女直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起之凡二

十四萬以其半強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文僉中都南都中原漢兒

渤海之丁合二十七萬遂遷都汴京○夏四月金使高景山來求漢淮

之地始聞滿皇帝之喪

丘瓊山曰徽宗之崩猶知歲月欽宗之崩但聞其訃而已嗚呼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一旦失身夷落死無殯斂之具葬埋之地嗚呼不兢七業七乎哉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以陳康伯言金人必敗盟議早為之備故也

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  
南侵  
遷汴

洛陽



時宿將無在者惟劉錡在荆南因召之仍命王剛中同治軍務○以監察御史劉珙守尚書吏部員外郎珙前在銓曹時言吏為奸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慕設案于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間掇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上悅焉

○六月以劉錡為淮南江東西浙西制置使帥師屯揚州○金西北路契丹移刺窩斡反初金主徵兵伐宋使脾印湫合如西北路盡僉契丹怨若男子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繫累矣幸○金主遷都于汴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移刺窩斡遂反

○徐嘉如金至盱眙金人却之乃還○秋七月金大括羸馬于諸路○金主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內者於是趙氏耶律氏子男被害者百三十餘人○周麟之有罪免初陳康伯聞金將敗盟召三衙帥及楊存中即沂至都堂諸舉兵敗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

魏勝復連水軍海州

金主其糾舉南大

吳璘敗金師

尚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時帝雅欲視師周麟之受命賀金遷都憚不欲行康伯勉以國事麟之語得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為宰相當自行之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辭行遂坐免○宿遷民魏勝起兵復連水軍及海州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連水民翕然以德遂取海州今屬淮安府○以成閔為湖北京西制置使○金主亮殺其太后徒單氏徒單后聞金主欲南侵數以言諫之金主不悅遂弑之自是莫有敢諫者矣○九月金主大舉南侵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金主戎服乘馬具裝啟行妃嬪皆泛衆六十萬號百萬擅帳相望正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上淵聖皇帝廟號曰欽宗○金徒單合喜侵黃牛堡入情洶洶復秦隴洮州先是徒單合喜將



王友直起兵復大名府

五千騎扼大散關游騎侵黃牛堡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  
 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  
 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即殺金嶺也在漢中府署陽縣西北  
 內加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援黃牛制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  
 西師大集璘將王彥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璘又遣別將彭貴至寶雞  
 渭河渭河在鳳翔府寶雞縣治東北夜劫橋頭大寨破之乘勝復秦隴洮三州金師既  
 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壽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壽嘆曰身督戰  
 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夏浚復泗州○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  
 府遣使入朝友直博州高平人幼從父佐游志復中原以歸宋間金渝  
 東昌府博州○冬十月金人圍海州李寶救之金人引去寶遂及魏勝  
 即東昌府  
 敗金舟師于膠西之唐島殺其將鄭家時金遣康恬鎮國攻海州抵州

金人立世宗

大敗之殺鎮國軍勢益振沂州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  
 若守滕縣告急于勝提兵救之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力奮擊  
 金人望見知其為將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間復合戰  
 移時身被數十創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陷勝步入若無敵當者  
 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峇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  
 石如兩者七日勝為矢所中自鼻貫齒不能食督戰亦力金兵死傷多  
 乃引去金主渡淮慮勝視其後分軍數萬攻海州圍之魯浙東副總管  
 李寶遣子公佐規賊至海州遣人報之寶迎風赴援金人不意宝至乃  
 引去勝出城迎宝遂俱至次于唐島○金人自渦口渡淮劉錡帥師次  
 于淮陰淮陰縣在淮初錡兵至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  
 以兵駐清河口在淮安府城西以扼金師金人以輜裹船載糧而來騎使  
 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方雍初金主  
 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昌蘇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  
 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授甲於大名即舉郡亡歸從者至二



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王

說里采之子而太祖之孫也初封葛王性仁孝沉靜明達衆心歸之金主亮嘗使謀良虎

圖淮比諸王烏祿聞而憂之會故吏六斤自汴還且言金主弒母等事

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于其舅李石石勸烏祿先殺

副留守高存福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丙午烏祿御宣

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金主亮罪惡數十事烏祿是為世宗光天興運

文德武功聖劉錡將王權之師潰于昭關錡帥師還揚州金主亮遂

入廬州錡遣大將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金蕭錡入滁州○

吳玘復唐州○武鉅復鄧州○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

軍事先是帝聞王權敗乃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康

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

御議

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帝忽

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聞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

意益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

綱目斷云自和議說成偷安江左餘二十年矣亡讐事虜委為固然

茲因逆亮構隙陵巖中華帝能沒起神斷率將親征可謂稍振委靡

之氣矣蓋因陳康伯之為相也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

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焉耳據事直言其義自見

○金徒單貞入真州遂侵揚州○王彥復商州○以楊存中為御營宿

衛使○王權自和州退屯東來石金主遂入和州以梁山灤水涸天石

在太平名城山梁灤在和州城南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更造船督責奇急將士

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因築臺江

上金主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左督奔

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副都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



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金主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海中  
依止豈肯大舟耶明遣總管阿隣阿撒二人率舟師先濟温都奧刺馬  
欽習失三人皆從戰金主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既濟江兩  
舟相遇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金舟矢盡而敗遂還  
和州會尚書省令左司郎中久不鳴報曹國公即位改元太定金主拊  
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太定此豈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  
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諸將帥謀比還且分兵渡江李通  
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眾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也  
若留兵渡江車駕比還諸將亦將解體解體如四波解析無所統一也今燕比諸將近  
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其渡江歛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比還  
南北皆指日而定矣金主然之○以李顯忠為御營先鋒都統制屯燕

劉錡敗金師

湖屬太平府魚湖縣今○劉錡使負琦御金人于皂角林在揚州江都縣南大敗之斬其  
將高景山○劉錡有疾詔錡還鎮江錡留其姪中軍統制浞以千五百  
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人固守錡既南渡兩淮不可守矣○成閔復蔡  
州○王彥復魏州○十月召張浚判建康府先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  
上疏極言浚忠盡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岳陽軍名今岳州府置舟冒  
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燄漲天慎  
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  
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焉○召王權還以李顯忠代將其師○金  
人侵瓜洲劉浞禦之敗績棄義問自鎮江如建康初義問至鎮江聞金  
人攻瓜洲劉浞以克敵弓射却之乃督鎮江兵渡江眾以為不可義問  
強之浞請出戰劉錡不從浞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浞先退



金文 虞允文 師于 采石

李橫以孤兵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邱橫汜僅以身免竊聞汜敗因憤悶疾益甚義問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媒罵之○虞允文大敗金師于東采石今主亮遂趨揚州乙亥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刑白黑馬祭天誓明日濟江晨炊玉麟臺玉麟臺在應天府舊治取雷守玉麟符之義先濟者與黃金一兩會棄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搗師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晉輿服志五輅天子法駕青蓋黃秉謂之黃屋金主踞坐其下兵凡四十萬馬倍之宋

軍才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戰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金王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少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浚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宋軍以海艤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敵兵不死于江者金主悉鼓殺之允文犒將士曰敵今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縱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及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宣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決戰已決雄



金主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過烏江縣觀項羽祠烏江縣在和州北今省入和州城東南歎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金主亮趨淮東提刑劉頴死之○金主雍追尊其考許王訛里朶為帝廟號睿宗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帥師還鎮江時金主至揚州允文謂顯忠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京口鎮名今鎮江府顯忠分李捧兵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是時金人屯重兵滁河滁河有二一在應天府六合一縣境內一在和州境內造三牖儲水深尺塞京州口楊存中附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三十餘萬惟海歟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又以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改治馬船為戰艦焉○劉錡罷疾篤故也虞允文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

有篇

儒生我輩愧死矣明年錡以劉記敗憤怒不已嘔血數升卒錡慷慨深教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齋恨而沒焉○以成閔為淮東制置格討使○金人入秦州○金人弑其主亮于瓜州先是金主亮至瓜州居于金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金主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曰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圖進取金主怒杖之五十詔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金主命衆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浦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謀克百夫長也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甲午令軍



中運船及船及運船于永州期以明日渡江敵後者死眾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路都統至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沮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如何元宜然之乙未元宜等率諸將以眾薄金主營金主聞亂以為宋兵奄至攬衣據起箭入帳中金主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小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收其妃嬪及李通三十餘人皆殺之大定二年降封海陵謚曰煬

史臣贊曰海陵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為君則弑其君欲伐國則弑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他論至于屠滅宗族剪刻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方以三十二總管之兵圖一天下卒之矣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海陵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金都督府遣使來諭平○十二月楊椿復廬州○以李寶為浙西通奉

帝幸建康

虞允文之裴度

海州沿海制置使○金劉彥自荆襄帥師北去○答朝復鄧州○成閔渡江收復淮東○李顯忠渡江收復淮西○王選復楚州○帝如康康府先是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金師渡淮北還○罷督視府虞允文還自鎮江允文入對帝慰籍嘉歎謂陳卿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裴度裴度聞喜人唐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蓋文忠度以自係天下輕重者○劉鈗復泗州○李顯忠復和州○金主雍入燕○帝入于鎮江府○王友直自壽春來歸以為忠義軍都統

至二十二年金大定二年○西遼崇福九年○夏天盛十四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帝

在鎮江○帝至建康府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辛

倚以軍民為重



棄疾來朝○金使高忠建來金主下令散南征之衆而以建忠為報諭宋國使且告耶位○以耿京

為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天平軍本東平郡也宋政和初改為州屬兗州府○以楊存

中為江淮荆襄路宣撫使○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允文陛辭

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恆復也和則海內氣且戰則

海內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帝還臨安府時

將祔欽宗于太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比顧憂矣御史第

第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

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瘞欽宗于臨安之招賢寺○金人取

蔡州○金以張浩為尚書令金主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

也有才能高于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

勿以此為心又曰朕嘗慕古之帝王虛心受諫卿等有言即言毋緘默

金主  
虛心  
受諫

以自便又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敷奏朕深居九

重正賴卿等贊相各思所長以聞不可公餘輒從自便優游也又曰臣

民上書者多尚書省詳閱而不即具奏天下將謂朕徒受其言而不行

也又曰百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位居機要略無獻替可

乎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之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

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亡朕蚤夜孜孜冀聞讜論也時有近侍進言欲

罷科舉者金主問張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復曰

誰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為秦始皇乎事遂寢○金

放蕭王敬嗣暉許霖等于田里誅特求哥及其妻高氏計輔金主亮為虐者也○

閏月祔欽宗主于太廟○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尚原金人退守寶

雞○楊椿罷○張安國殺耿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歸于臨安斬

金主  
尚文  
字



之○吳璘復德順軍環州德順軍今平涼府靜寧州洪邁如金先是高

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金正

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

遣起居郎洪邁充賀登極使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濶三十年不

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

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閣

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

執不可金瑱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歛晉邁張浩不可

乃遣還○吳璘使姚仲苜復河源會熙州永安鎮戎車○夏四月以汪

徹參知政事○金人圍海州張子蓋帥師救卻之○金追廢故主亮為

海陵郡王謚曰煬海陵郡今揚州府秦州○五月詔張浚措置兩淮事務○立建

洪邁  
使金  
不屈

王熹為皇太子更名脊○金立楚王允恭為太子○詔三招討司以李

顯忠主管侍御馬軍司成閣主管殿前衙門吳玘主管侍衛步軍司○

罷楊存中為醴泉觀使○六月追封皇太子所生父子備為秀王母張

氏為王夫人○朱倬罷帝還建康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

傳位太遽盍姑徐之及太子立倬心不自安力求去○帝遜位于皇太

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即位大赦先是

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退帝即駕之

德壽宮太子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兩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太上麾

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綱目斷云書自稱幾之也太上之號乃嗣君之所尊崇耳其曰自稱則非義焉高宗在位三紀于茲時非不久年非不高國不闢而日感事不治而日壞而徒稱臣奉貢偷安一隅中興之能事畢矣至是厭倦萬機傳位太子則父母之仇終身不得一雪君子疾沒世而名無



稱馬高宗寧無愧怍乎綱目書此

賤之之意隱然見于書法間矣

胡新安曰建儲之議雖出于范宗尹之造膝岳飛之密疏張浚之建

請趙鼎之贊決然以藝祖在天之後為嗣則出于帝心之獨斷而助以選

人婁寅亮之一言藝祖在天之後靈可以慰矣異時揖遜之舉曾無繫

恋可以為中興治國平天下之根本者不在是歟又按宋之一代武

功不競自國初至于慶曆又自慶曆至于熙豐宣靖始終不競于敵

而巳矣建紹百戰而名將出焉武功之競莫盛于劉錡韓世忠岳飛

吳玠爭奮之事善乘之豈但舊疆可復而

已賊檜竟以和之一字沮敗之可勝嘆哉

陳四明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襟亂反正則不足

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

可為者頭乃播遷窮僻生失事始或于汪黃終制

于秦檜偷安忍耻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說悲夫

立瓊山曰高宗志氣昏懦不能恢復上表大為中國千萬世之讐不孝

之罪固大矣甚至受冊于仇虜稱臣上表大為中國千萬世之讐不孝

固然矣然論事者先設以處其地當其時審其勢然後足以及其

其心使魚後辭若君但據理而言而不復論其勢則如晉元帝及

可也歷考前代人君其君父為虜所害者凡三馬周平王晉元帝及

高宗是也平王不徒不能報讐而反為讐人之役此固不足道也

帝渡江之後虜勢分合不能常忽起忽廢猶有可乘之機若夫高宗所

遇之虜其勢方張視元帝尤為難馬可為之機惟在李綱為相之日

宗澤守汴之時河朔人心未肯向虜中原豪傑未盡忘宋而虜人莫

測中國猶有畏懼之心于斯之誠能如漢光武躬與諸將驅馳于

戎馬之間庶或有可濟之理失此不為則後欲有所為難矣何也

古教國有所疑或必交相質其所親愛之子弟以母起兵高宗君

父母兄弟戚屬為金人所繫窮水絕之處而一子也凡其中國兵疆

壯之妻盡為虜有斯盡矣而于所繫者非止一質子也夫上條力薄

徽宗一地派子孫于斯盡矣而于所繫者非止一質子也夫上條力薄

一髮而引千鈞之重一時所繫者非止一質子也夫上條力薄

張趙將如韓岳輩雖一時所繫者非止一質子也夫上條力薄

一戰之成功則有之矣若藉此諸人制虜苟安便已命長驅中原以

祖宗之境則進言曰皇有子三十一人苟安便已命長驅中原以

志中原也則進言曰皇有子三十一人苟安便已命長驅中原以

未有諸嗣輕信或曰上言妄與兵端萬一存者僅陛下之宗祧如

惟二帝不議者且併七廟不血食矣又曰徽欽失守宗祧如非

而群臣建議者且併七廟不血食矣又曰徽欽失守宗祧如非

一虜人之道將二帝母后于邊境言者非真有人之周宣撥亂之

有甚焉矣陛下何以處之乎聞此言者非真有人之周宣撥亂之

知其事之必然有漢高制勝之術而逆料其人之周宣撥亂之

為也况高宗素無奮發之志應變之才輔之者始不敢必能而灼

則剛惡之秦檜也哉然則宋朝終無可與之者始不敢必能而灼

守汴時也若夫劉錡順昌之捷岳飛朱仙之進雖有可乘之勢然事

之挽變魚窮國之計議靡定矣之勝敗不常終亦不見其有善後之

資治通鑑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本紀十一



策而果有必成之功也為高宗計李何曰擇形勝之地定為行都以  
因國計求太祖之後衆建藩屏以壯王室存越王復讐雪耻之心堅  
先王百挫不折之志用漢高屈群  
策光武攬英雄之術庶其有濟乎

宋史筆斷曰天眷太祖之德可謂至深而且篤矣蓋太祖易姓而起  
以辛勞而言宜其子孫弗替享國長久柰何傳之太宗敗盟負約遂有  
有德而不言諸子孫傳諸子致使太祖孫零落不振者幾二百年幸  
天位不傳諸子孫傳諸子致使太祖孫零落不振者幾二百年幸  
而高宗自念之于儲嗣惻然與感乃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  
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仁宗為天下計則無以慰在  
天之靈妻寅亮亦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願

陛下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上慰在天之靈下  
繫人心之望于子孫復賜名瑞更名眷至是即皇帝位是為孝宗差乎  
名瑗立為皇太子復賜名瑞更名眷至是即皇帝位是為孝宗差乎  
向使請康之亂不作高宗之嗣不絕藝祖雖有聖子神孫亦不能揖  
讓而有天下矣今而神器及于孝宗者非由人力乃天命也然天命  
至公且仁既假孝宗以位而復遺之以安故于紹興末年奸臣秦檜  
死方侯高仁海陵王就戮南北之兵移謀而解既登大寶復有朱熹  
辛次膺虞允文劉琪諸賢臣並出力陳治道使太祖在天之靈陟降  
清廟用享馨香豐潔之祀垂一百餘年而後已嗟乎天之建佑太祖

者未如此猶謂下民可罔上天可欺與然則太祖之祀既絕而復與  
者亦寧有不至于中歇者哉此所以偏據一方而終不能恢復中原  
也者

于房州使其沉淪憂憤而沒則已之子孫寧有不至于陵替國之運  
祚亦寧有不至于中歇者哉此所以偏據一方而終不能恢復中原  
也者

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曹覲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二人帝潜邸  
○以胡銓知饒州始復○秋七月吳挺復鞏州○召張浚入朝以為江

淮宣撫使封魏國公初帝手書召浚入見帝改容曰久聞公召今朝廷  
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

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  
錯無不當人心自歸敵國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

公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入海道  
擣山東命諸將出師掎角以向中原掎角譬如逐鹿謂禦其上猶執鹿之

也翰林學士史浩以潜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

胡銓復官 張浚自言 恢復 人之學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高宗七年



兩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詔求直言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關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滿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詔汪徹視師湖北京西○劉珙如金位告即○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趙樽復光州寧府○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川陝宣諭使虞允文罷時史浩議

欲盡棄陝西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棄二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州郡又繫于德順之存亡一日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召允文還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兵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金完顏思敬獲移刺窩斡斬之窩斡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往討者多為所敗金主遣右副元帥謀衍討敗之金主復以僕散忠義為右副元帥伐謀衍窩斡尚有眾八萬忠義及紇石烈志寧追敗之窩斡僅以身免欲比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都監思敬其黨悉○冬十月棄義問罷○加恩平郡王璩少傅○以張壽同知樞密院事○金蒲察世傑侵德順軍吳璘拒之○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為都元帥師次于汴京紇石烈志寧為左副元帥師次于涇陽金主以宋不稱臣且陝淮多為宋所復乃詔忠義總戎事都統以節制諸軍復



令志益經畧宋事中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奉歲幣貢禮如故則可  
罷兵中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十二月以陳康伯兼樞密使○  
以魏勝知海州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全人望見即  
退走勝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敵至士卒精銳有自北方來歸者勝與  
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其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  
者日衆矣○以沈介為四川制置使○召張浚子枋赴行在枋之見上  
也即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而思  
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  
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